履園叢話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汲古閣

虞山毛子晉生明季天崇間時流賊橫行兵興無定子晉本有田數千畝質庫若干所一時盡售去即以爲買書刻書之用創汲古閣于隱湖又招延海內名士校書十三人任經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因此大爲營造凡三所汲古閣在湖南七星橋載德堂西以延文士又有雙蓮閣在問漁庄以延緇流又一閣在曹

溪口以延道流汲古閣後有樓九間多藏書板樓下兩廊及前後俱爲刻書匠所居閣外有綠君亭亭前後皆種竹枝葉凌霄入者宛如深山又二如亭左右則植以花木日與諸名士宴會其中商搉古今殆無虛日又有所謂一滴菴者爲子晉焚修處中揭一聯云三千餘年上下古八十一家文字奇爲王新城尙書筆也當崇禎末年歲屢荒人民擾亂凡吳郡鄉城諸富家莫不力盡筋疲而子晉處之自若其用意良深矣子晉沒後其子名扆字斧季者于諸子中最爲知名又補刻書數十種以承父志實爲海內藏

書第一家也初予晉自祈一夢夢登明遠樓樓中𡏖一龍口吐雙珠頂光中有一山字仰見兩楹懸金書二牌左曰十三經右曰十七史自後時時夢見至崇禎改元戊辰忽大悟曰龍即辰也珠頂露山即崇字也遂于是年誓願開雕每年訂証經史各一部其餘各種書籍亦由此而成焉

楊貴妃

順治乙未陝西興平令賀文龍嘗夜夢一女子明璫靚妝由儀門直升堂級訴人侵地而去後一日賀出門經楊貴妃墓乃悟所夢爲之清界而封樹焉

許昌

嘉定有老儒名朱綱為人方正不苟頗信佛老之說一日忽夢二冥使來名便隨之行至冥府心甚怖之少頃閻君打鼓陞殿司門者報云東昌府知府到綱聽稱其知府遂不甚驚綱上階閻君下座相揖分賓主禮閻君問曰公在任時判許昌弒母一案得無過當耶綱一問此言前世事忽然現前對曰許昌實不曾弒母毒殺其母者乃惡妻也昌從外歸一知消息即當黜妻首官正罪乃以情愛難割含糊隱忍猶同枕席向得為人子乎綱擬以春秋許世子

不嘗藥趙盾不討賊之例斷之曰弑母誰曰不宜闖君點頭曰公言是乃長揖送下階仍命二冥使導之歸遂醒朱裯自此益信鬼神之事長齋繡佛杜絕世故以終其身焉此康熙初年事

傳聞之甚

錢塘吳志伊檢討著十國春秋最詳雅可傳嘗作吳越世家讀至歐陽五代史攷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于一方百年之際甚用其人云云乃歎曰錢氏據有兩浙幾及百年武肅以來善事中國保障偏方厥功實鉅至竭十三州

之物力以事中朝國以是漸貧民以是漸安何云非有德澤虐用其人歟豈仁者之言耶乃盡削五代史江表志歸田錄之譏謂傳聞之甚是夜檢討夢數百騎皆鐵兜鍪有金甲繡衣者擁一神人方準豐下雙童如電朱衣赤舄揖吳而言曰我唐吳越國王錢某也崎嶇山海閒斬蛟刈鱷保民立國不爲無功而爲歐陽氏濫貶幸公爲我雪千載寃再拜去吳驚悸而悟戈聲劍釆猶擊耳輪閒也吳農祥就正藁載其事

鬼胎

國初羊尖席氏有老奴朱雲者嘗以其女爲主人妾主人逝女輒夢侍寢懷孕四五月而墮則一物如敗荷葉紫色醫者曰鬼胎也三年凡三孕後其女遣嫁夢遂絕

自矜埋葬

劉秀才名大佑字約齋長洲人累舉鄉薦不售其所居在察院巷城守署之西署南有高墩明季兵燹後瘞骨纍纍雍正初城守某將盡徙其遺骼而築照牆秀才聞其議爲之憫然而窘於力因告貸於友朋得數金就其骸之藏於瓶者倩人善埋之計埋一百十一具而金盡矣秀才雖心

憐之而無如何也是年秋應省試仍薦而不售益鬱鬱不樂臘月廿四之夕秀才因於竈神前具疏自道其平生雖無大陰德然掩骼一事當亦可挽回造化何神聽之不聰也辭色憤憤越夕夢至城隍廟中神陞座呼大佑謂之曰汝讀書人豈不知功名遲速有定何得自矜埋葬一事罔瀆神聽若再不悛當褫汝衿矣汝苟作善不怠何患不登科第耶秀才唯唯而覺越三載中雍正己酉科鄉榜第一百十一名後官中書舍人

改名

王奎字效乾吾邑磚橋人博學能文記其春怨云楊柳依依綠春風拂拂吹封侯君自覓日暮妾心悲頗得古意少時夢家門口貼進學報單認其名曰余奎遂易姓名赴試是年江南學院爲余公正健果入泮相傳余公本無錫人三四歲時有遠客買去爲子猶不忘其舊云

夢中判囚

乾隆廿一年蘇州府前石碑忽倒觀者如堵緣兩童拋毬誤落碑後一童爬取碑倒壓死一童折左腿有老婦負回是時府尊薩公載適回署詢知其事乃謂書吏曰昨夜本

府夢上官委余判兩囚罪一囚判斬字再判一囚有老婦再四哀求乃判減等茲聞老婦負回眞符所夢也此童係滕疳藥之子孫及其壯也無惡不作混名海鬼以母控忤逆發遣正合減等之言

文敏公逸事

家文敏公維城以少司寇丁艱回籍夢見一大碑上書哀哀哀三字心甚惡之語其弟竹初明府竹初日三口爲品兄將來當著一品衣耳未幾卒　詔贈尙書銜　賜葬立碑乃悟其夢

永和銀杏

揚州鈔關官署東隅有銀杏樹一株其大數圍直幹淩霄春花秋實乾隆四十八年冬月有某觀察夜夢一人長身玉立手持一紙上書甲寅戊辰甲子癸酉八字曰吾樹神也居此一千五百餘年興亡屢見公知我乎寤而恍然乃命精于推算者算得晉穆帝永和十年甲寅三月三十日也後厄于火凡一晝夜乃息既而復青

陳太守

吳門陳太守基德爲諸生時祈夢見一所似堂皇者屏門

上惟有皇恩雨露深五字遂醒後入京鄉試以在科場中爲人代作文字事發拿交刑部會大旱得雨有旨赦獄犯減等遂得出後卒中式舉人充教習館期滿挑知縣不數年擢河間府知府接印時入公館見有新黏楹帖適帝德乾坤大一門搖轉僅見下聯恍記夢中事到任未幾旋告病卒于家

夢斷龍獄

金蘭畦司寇官部曹時有同僚夢至一所燈燭煇煌侍衛森列堂上正坐者爲蘭畦旁坐更有一二人外聞數千百人

呼冤聲擁一龍至階前俱訴曰孽龍行雨漂沒居民無算一吏趨進曰據天條當斬金不應旁坐者曰依例金拍案叱吏曰行雨因公漂沒過出無心法當流徙吏以例爭金怒曰汝等舞文宜斬命即釋龍龍忽躍上天去呼冤者羣詈金金推案起遂寤

損陰騭除名

乾隆丁酉科龔太史大萬姚主政某同典廣西試首題爲斯民也二一句某房官得一卷欲薦之忽夢見一人曰此人三破人婚姻損陰騭不可薦某以夢不足信遂薦之夜復

夢曰此卷係抄襲陳勾山舊作窗稿中有其文可查薦而不售衣巾尚在薦而或售據新例必除名汝雖無大處分何苦害人耶某以夢告主司謂我輩識勾山文足徵眼力若置前列恐遭磨勘附榜末或無害也主司以爲然及到部磨勘官復夢如前遂以抄襲除名

寫婚書

蘇州有韓生某能文章其嫡母有所愛僕婦新寡與僕某通欲嫁之而嫡母主其事無人爲作婚書命生作生恐傷陰騭辭之母固强之不得已爲作一稿令他人代書時値

秋闈生有婦歸寧母家未幾婦翁夢神告曰汝壻今科本當鄉薦以爲人寫婚書除名矣醒以詢女女曰無之後歸家與姑言其夢始告以前事婦曰休矣是科貼出不得終場後數應試竟不第

鯉魚求救

蘇州婁門金命之之姪媳郭氏夜夢紅衣人伏地叩頭曰我東海縣人也明日有大難乞夫人救之郭氏不解其言因謂之曰汝住何處得來救汝紅衣人曰現住吊橋堍下某家魚桶內郭應之及天明召老僕告其故至吊橋堍下

某家果有一赤鯉不過四五斤重耳遂送至婁江搖尾而去

賀氏第

如皐高雲廬有妹名蘭生而穎異通五經工書法爲人持重寡言笑年十九隨其叔父蓮漪公之衡陽官署適中元日晝寢夢有一老嫗謂曰迓太夫人回故第促之登輿隨風飄飄然至一宅院扁曰賀氏第迴廊複道恍如舊遊惟空曠荒凉類久無人居者檻外老梧一枝風過蕭蕭有聲堂中設筵席席上燃香燭而遂居首坐老嫗旁侍階下有

蒼頭祝曰主人遠宦在外今屆太夫人二十周期老奴具酒饌冥資望來受享祝畢焚楮帛金銀傾出老嫗急取納諸袖中餘散滿地復令登輿送之歸遂寤以告家人且曰各品吾俱未食惟食西瓜少許覺胸中作惡吐出瓜瓤猶未化也是年秋旱署內久無此物矣逾年而卒雲廬悼之云魂遠可能歸故土夢魂會記話前因蓋紀其事云

先伯桂山公索嗣

先伯父桂山公幼聰穎十二歲能文先祖甚愛之至十六尚未婚娶以暴疾卒卒後七十餘年先君在夢中屢見一

少年並不識認謂先君曰吾汝長兄也吾旣無子又無祭享奈何醒而異之遂以第二孫庭蘭爲公後且命泳增修其墓立石存焉陰陽一理之說斯可見矣然隔七十餘年始爲示夢何其遲也

沈肯松

蘇州沈念亭孝廉璠爲諸生時居京師最久一夕夢侍

上側捧盤進　御盤中有紙卷數十件　上從盤中掣一卷以與璠手曰就是他璠啟視之乃肯松二字醒而異之偶歸家適其弟赴童子試更名璠以夢告父父曰用

此二字可也是年肯松果入泮乾隆癸卯科登順天鄉榜其明年甲辰中會試第二歷官河南祥符知縣陞歸德通判余遊畢秋帆先生幕中正沈君官祥符時也

夢董思翁

潘榕皋先生書法董思翁且慕思翁之爲人嘗臥病半歲一夕夢徬徨水濱一巨舸自遠來泊中有一叟鬚眉皓然潘摳衣入謁問其姓名叟曰予董其昌也潘心喜下拜起而言曰久欲見公不識公近在何所叟云欲識吾居頗憶我所書經否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彼

有人焉予其無意乎潘初不記是何經語因言夙昔愛公墨妙如渴思槩亦能少酬鄙願否叟起立就几醮墨疾書俄成巨幅精靈變幻不可名狀潘喜甚復請曰能再書一幅否叟仰天而笑化成白鶴望空飛去潘急起追之了無所見惟見遺影搖波香風四帀潘手搴蓮子嚼而咽之甘美無倫遽然而覺病遂愈彭二林先生嘗記其事

司馬達甫

司馬達甫亶江寧人河東河道總督騊之公子中乾隆癸卯副車以甲辰　召試　欽賜中書坦白無玼汲古不倦

常收藏漢銅印譜最多用顧從義集古印譜之例分爲職官私印而私印又分爲四聲凡十六冊余遊京師嘗寓其家爲定甲乙後一年中翰忽病沒年纔三十二也時上海趙謙士侍郞尙爲御史亦有同好遂將印譜借去隔一二年侍郞忽夢達甫來索印譜甚急且曰吾生平所好豈肯割愛讓他人耶侍郞異之遂將十六冊檢出還其子名淳者後遂不夢云

曹方廣

先君故友曹方廣鑛讀書自厲淹貫古今嘗取前人注釋

諸書輒爲駁正人笑其迂惟一生不遇坎軻終身嘉慶壬戌十月族兄嘯樓忽夢方廣來禱服頂帽招要同往嘯樓辭以足疾曹曰此軀殼也至此復何顧耶吾先來致意緩日再相請耳嘯樓曰信如君言則吾將死矣吾死並無所怖第不知增何疾苦曹曰無他疾亦無所苦也遂去隔數日嘯樓果歿年八十一

擊蛇

吳縣鄉民有往穹窿山進香者見舟子擊一小蛇某在旁戲語曰蛇能索命擊之者往往不祥亟避去亦不救也是

夜夢有一蛇人立而言曰見死不救何忍心耶遂以尾擊其腮而醒覺而腮痛異常忽出黑血數升延醫視之曰此蛇毒也醫治半載始痊而其人之家貲已蕩然矣

十神人

乾隆五十年丙午江南大旱自三月不雨至於七月時先君子年六十四偶觸暑腹疾大作醫藥罔效飲食不進者至四十日先君子亦自分不起乃謂泳曰吾嘗自占年可逾七十今病至此豈數之不驗耶一夕漏四下忽聞異香滿室庭樹蕭然先君子忽張目曰頃吾夢見十神人來邀

余行余辭之已首肯去吾病其痊乎自是漸思飲食腹疾亦止月餘始平復至六十年七月先君子並無病夜夢十神人復至遂謂泳日吾將殆矣竟以八月廿七日子時歿計延壽者十年亦奇矣哉

枯骨託夢

吳縣木瀆鎮有一富家買地作生壙某孝廉者為經紀其事孝廉夜夢古衣冠者數人長揖而言曰公貴人也將來福祿無涯惟我輩枯骨全仗公成全幸勿拋棄當有以報大德也覺而異之至期開土果獲枯骸孝廉素不信鬼乃

兼攝太湖中末幾孝廉竟發狂疾月餘而死

詩人黃逵

乾隆辛亥九月余應紹興太守李曉園之聘與修府志同徐朗齋孝廉寓臥龍山下之愼餘堂郎通判衙署也一夕夢有人布衣藍履揖余而言曰某玉壺山人也聞君等修志來助抄寫之役可乎余唯唯醒後猶能記憶次日早起偶展蘇州府志塚墓門見有山陰詩人黃逵者客死於蘇葬虎邱半塘寺號玉壺山人墓因補入文苑傳

鬼神弄人

嘉慶癸酉科江南首場有吳江某姓者夢一老人告曰汝文須用稻粱初熟豚糧戀彭蠡之濱橘柚方濃擇木念衡陽之浦四句方可入彀醒而思之竟無可用之處因置之至次場禮經題係鴻雁來一句遂用夢中語及榜發竟未售後領落卷知文已呈薦被主司抹此數語故擯之因歎鬼神之弄人亦甚無謂也

秦檜鐵像

千古姦邪無踰秦檜墮冢胎而雷殛掘狗葬而焚灰人心猶未快也今岳墳鐵像明正德八年浙江都指揮使李隆

始鑄銅爲之僅秦檜王氏万俟卨三人反接跪墓前久之被遊人擊碎萬歷中按察副使范淶更鑄以鐵而又添張俊一像 本朝乾隆中熊公學鵬爲浙江巡撫四鐵像又已擊壞縣官稟聞擬請重鑄熊未批準竊念岳王靈爽在天逆檜沉淪地獄久矣頑鐵無知何煩重鑄耶是夜熊夢四鐵像來叩謝階下醒而異之仍飭縣官重鑄至今存焉

四十一

蘇州蔣以暄於韋蘇州廟祈夢夢至一巨第門首牆上有眞草隸篆四行每行三字相同乃四十一也眞書一行下

旁註一悲字草書一行下旁註一去字隸書一行下旁註

一存字篆書一行下旁註一喜字醒後不解何義未幾其

尊甫贈公容齋先生歿時爲乾隆四十一年眞書一行乃

驗服甫闋以暄亦歿年四十一歲草書一行又驗以暄生

前耽吟咏多散佚歿後友人檢其遺稿僅存四十一首隸

書一行又驗嘉慶庚辰以暄胞姪泰堦官起居注主事加

三級恭遇　覃恩貤贈以暄朝議大夫距以暄歿已四十

一載篆書一行又驗

元和徐孝廉名孝華初次鄉試在省寓夢途中猝有一貴人肩輿至僕從如雲徐避至道旁輿中人忽招手諦視之卽其故父也言語甚多醒後都不記憶惟臨別曰汝三十三徐記在心然亦不明其義及嘉慶癸酉鄉闈報捷拆條乃三十三名始悟所夢

南遊夢

康茂園先生名基田山西興縣人乾隆癸酉鄉薦後曾作南遊夢數十年升沉顯晦了不記憶惟記舟至太倉州城下聽岸上人語云此太倉西門也欣然登岸進西門流覽

逾時出北門而去丁丑成進士籤發江蘇知縣似太倉或有緣矣凡水陸所經如夢中所遇補新陽縣東去太倉西門三十里調昭文出太倉北門七十里以爲夢兆已驗於此或以陞太倉爲言終無驗嗣任嶺南調中州再至江蘇官職日顯擢任河道總督年已六十有七矣因邵工大壩被焚降太倉州知州至西門入城如舊遊旋署松江府知府州人遮道送別公避之由北門登舟然後知夢徵之乃如此也因作南遊夢記

紅面金甲神

乾隆戊申年六月廿四日夜荆州大水灌城人民死者以千萬計半月前荆州府署中有幕友某蒲圻人夜夢有紅面金甲神持長鞭驅之甚急次夜復夢如前遂欲辭館太守問其故笑不言固叩之乃以實告太守驚曰署中恐有火災耶因備水缸數十百具置之大堂前此友竟飄然歸矣及水至滿城盡爲衝决四更初又有紅面金甲神隨燈數百盞由西北至東南城門自開水爲之洩活人無算制府畢秋帆先生有七律十章以紀其事

注蘇詩

桐鄉馮星實先生應榴中乾隆辛巳　恩科進士歷官至四川布政使告養回籍從事蘇詩羅百氏之說以證王施查三家之訛勤心博考朝夕不輟者至七年先是己酉十二月忽夢文忠公來高冠長髯相視而笑自此益力成之凡五十卷大約精誠所至便形夢寐其理然也

冥獄

僧允中俗姓張號蘊輝長洲人其兄芝岡先生鳳翼中乾隆辛丑進士余舊交也蘊輝少讀書不成遂出門習錢穀遊幕湖南有辰州府瀘溪縣知縣黃炳奎者延為錢席嘉

慶元年苗匪滋事地方官競欲立功每得苗人不辨其是非曲直輒殺之黄適獲得張有一案七八人正欲辦理刑席他出遂交蘊輝屬稿蘊輝力勸不從卒詳上論斬後一年苗匪平黄死年未三十耳至十九年秋八月蘊輝偶至揚州寓一飯店夜夢有兩人持去至一處高門大戶若今之督撫衙門見一少年上坐於堂皇兩旁吏役肅然如訊獄者蘊輝竊自念豈有人訟我耶何爲至此回頭忽見黄黄亦視蘊輝若不相識者蘊輝意以爲必是虧空案故累我也頃之召蘊輝名上坐者曰苗人張有一案汝所辦耶

蘊輝始豁然記其事供曰大凡刑錢兩席辦案總聽東家做主如此案當時原勸過東家不聽非我罪也上坐者曰汝屬稿詳上官豈能逃避相持者久之上坐者遂目一吏曰暫令還陽若能出家行善念金剛經三千遍懺悔罪過便赦汝蘊輝不敢再辯但見黃痛哭已上刑具矣前兩人復掖之出忽暗黑不辨道路且兩雪交下滿地泥濘一跌而醒遂于次日收拾行李買舟詣高旻寺削髪爲僧余親問蘊輝自述如此

秀水王仲瞿曇乾隆甲寅科舉人載籍極博落拓不羈嘉慶丙子七月與余同遊雲臺山看其病重因促之歸杭州寓館丁丑八月初一日果死死月餘有錢唐馮霈田者仲瞿弟子也忽夢仲瞿著古衣冠自稱西華山神生前原欲在世間大興佛法因聲色之孽太重降爲岷山山神過五十年始可復位惟欲報一仇必致荼毒生靈則終古墮落然此仇必報也醒時猶能記憶此夢亦奇

王太守

江陰王儕嶠名蘇以翰林出爲衛輝太守者數年丁艱後

服闋北行歿于京邸適有嚴方伯名烺者與太守舊好遂遣一介攜其柩送回江南隔一二年太守有愛妾某忽夢其主人來召且命烹庖醒後猶能記憶自此不時夢去一日儕嶠諭之曰今日有嚴大人在此急作一兩樣好菜嗣後每夢嚴大人常在座中心甚疑之後詢之他人曰嚴方伯早卒矣又聞太守柩南還時路遇他舟觸其船者其水夫立暈暈而復蘇曰王大老爺命跟隨諸鬼笞之甚痛余在京時與儕嶠往來人甚謙雅不謂其死後靈爽如此

東平王馬夫詐人

江陰諸生有陳春臺者家甚貧以蒙館自給一日出門忽遇旋風一陣覺心骨俱冷歸而病作叩之巫者說有東平王爲祟家中人競請祈禱春臺素不信亦無力也有鄰媪代爲張羅借得五千錢一禱而愈後春臺知其事大怒乃寫一紙告諸東嶽謂東平王是正神何得向人索祭擾累寒士耶忽一夕夢東嶽神拘審春臺到案下聞堂上傳呼東平至矣回顧有著黑袍者參謁案前神問曰今有人告狀爾知之乎東平不認又召本境城隍神查訪城隍神上曰卑縣已查明是東平公馬夫狡獪東平實不知今馬夫

亦帶在此也東嶽神遂命斬之春臺跪案下見馬夫已綁出遂訴曰馬夫雖蒙正法生員所費之五千錢是挪措者尚求追還東岳神不荅作遲疑狀忽語曰汝于兩月後到靖江取之可也遂醒滿身大汗隔一兩月有至交在靖江以事札致春臺渡江去偶在路旁撿得小紙一張乃錢票適五千也忽思所夢因向鋪戶取之而歸此嘉慶廿四年五月事

自挽詩

虞山趙子梁同鈺能詩才名洋溢庚辰九月十五日夜夢

若有人謂之曰爾百日內當死尙悽悽耶醒而怪之乃仿
隨園老人作自挽詩四首云本來原是夢中身噩夢無端
記得眞就使百年仍倏忽可堪餘日再因循安排牀簀須
防病商酌衣衾要顧貧一事在心怎瞑目未刊詩卷託何
人細想吾生亦快然卽今五十四流年絃雖兩斷難回首
丁巳雙添是踏肩薄有才名傳世上差餘識見出人前便
敎眞箇形銷化也算逍遙極樂天多謝閻浮不遠收寬期
猶得十旬休已忘書替來生讀未看花增幾處游亟與薄
田償客負牢持寶硯囑妻留直須一點無牽罣纔把文章

地下修呼來芍藥是將離畢竟瑤棺降幾時學淺忍拋詩
弟子歸遲端訣女孩兒事經逆料雖無定夢出憑空卻可
疑萬一不材冥王棄罡風還有引回期越三月餘並無恙
眞夢之不足徵也

松雪翁入夢

余自束髮即學松雪翁書至十八九歲最喜臨摹山谷業
師林鑫槎先生謂泳受病已深仍以松雪爲退轉之法後
每見松雪墨蹟輒留神披覽如黃庭經樂毅論汲黯傳過
秦論及洛神枯樹雪賦頭陁寺碑歸去來辭之類不一而

足中年爲莫煦齋相國家鉤勒松雪齋帖十六卷既又爲齊梅麓太守鉤勒松雪齋帖六卷則余與松雪雖不同時若有深契焉者嘉慶十八年九月余始遊吳興求所謂水晶宮蓮花莊紅蓼灘諸勝皆草蕪木瘁矣惟一品石尚在高氏一老寡婦家鷗波亭則僅存基址在蘆葦中松雪舊宅惟有一門甚低元時舊制也余徘徊于門外者久之遂告之太守趙公學轍歸安陳公三立烏程彭公志傑刻一碣曰元趙文敏公故里七大字立于舊宅之前一時觀者雲集歸至南潯舟中夜夢松雪翁來謝面圓而白鬑鬑有鬚

身著藍衫一如曩時在畢澗飛員外家所見松雪自繪小像者醒而異之乃作詩曰北海追魂迹已陳公來入夢又何因燕臺一宦原如寄（公與中峯札云一官如寄）鴻蹟千年自有眞爭說畫禪成獨絕但言書法亦誰倫雌黃卻椎華亭老不肯從公步後塵　蓋董華亭一生評論松雪至老年則漸漸服膺乃知松雪之書未易言也

夢神狡獪

大凡人心地不寧則多夢語又云日之所思夜之所夢余生平無妄想心而所夢者皆非所思也豈夢神故作狡獪

以揶揄弄人耶一夕夢至一處宛如舊遊高門大戶樓閣巍然一童子出驚喜曰主公回矣忽見僕從如雲左右環列入堂內則姬妾滿前擁夫人出見謂余曰兩子入京考試尚未歸家自君之出所喜得三孫闔家康安豈非幸事遂入內室見金銀如山若比今之藩庫尤爲充裕有五六大櫃啓視之皆珠玉寶器無暇賞玩又一櫃皆貯古錢如齊吉貨太公九府錢以至兩漢六朝錢幣不下數千百種既而又見唐宋各監所鑄之錢中有年號從未經見者正欲翻閱洪遵泉志及宋史食貨志爲之考訂源流忽聞外

堂人聲甚沸一老僕飛報曰兩郎君皆中鼎甲矣銅鉦數聲夢爲之醒悵然於枕上者久之　又一夕夢與中貴人坐坐上皆列寶器及唐宋名人書畫圖籍有玉鴛鴦一對高二尺許瑩白如雪中貴人謂余曰此連城璧也余取視之失手落地分爲數片中貴人聲色俱厲余亦跼蹐不安跪謝曰願賠還乃取家產及所愛書帖悉賣之不足又乞舊好張羅借貸莫有應者自此大困飢寒交迫妻子亦鳩形鵠面不堪屬目也乃竊自念曰人生至此尚何足言吾聞世上事有眞有夢若眞也願速死若夢也願速醒頃之

果夢也余嘗有詩云人生如夢幻一死夢始醒何苦患得失擾擾勞其形李青蓮云處世若大夢爲千古達人語特未言夢之醒耳

和神國

幽怪記載李元之嘗夢往和神之國如死者數日而復生見其國人壽皆一百二十歲皆生二男二女與鄰里爲婚姻地產大瓠瓠中有五穀不煩人栽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氣候常如深春樹木葉皆綵緑可爲衣襟云云余每有此論吾輩若能在此國作百姓則何有於功名富貴謀衣

謀食事耶雖羲皇上人不是過也乃作詩云欲買青山願未成心頭萬緒任縱横何時夢到和神國無事縈心過一生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三教

或問儒釋道何以謂之三教余答之曰天地能生人而不能教人因生聖人以教之聖人之所不能教者又生釋道以教之故儒釋道三教並行而不悖無非教人同歸於善而已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蓋聖人之教但能教中人以上之人釋道不能教也釋道之教但能教中人以下之人聖人亦不能教也紀曉

嵐相國有云帝王以刑賞勸人善聖人以褒貶勸人善刑賞有所不及褒貶有所弗恤者則佛以因果勸人善頗與余言相合今爲儒者不知仁義爲釋者不知慈悲爲道者不知清靜惟與利是圖則天地亦無如之何矣

先君子養竹公有言曰以雪爲白以墨爲黑常人之見也雪可化墨墨可化白聖人之見也雪即是黑墨亦是白道家之見也白者非雪黑者非墨佛家之見也常人之見實聖人之見大道家之見奧佛家之見空此三教之分也

兄弟和家之肥

天地開闢卽有九州九州之君皆天所生天之視君猶諸子也諸子和則天下治諸子不和則天下亂伊古以來事莫妙於堯舜之遞傳尙有嫌乎湯武之革命雖曰順應實起爭端爭端一生天下反覆兄弟不和一家反覆故致中和則萬物育兄弟和則家之肥也

天人異論

金正希先生云聖賢所自信者天命而人事則未敢必也

蔣雉園先生云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家竹汀宮詹曰兩先生皆通儒也其言異其旨一夫子曰不尤

人人事可必乎又曰不怨天天道可知乎

情

天地不可以無情四時萬物皆以情而生人生不可以無情三綱五常皆以情而成推而廣之風雲月露因人而情山川草木因人而情聲色可以移情詩酒可以陶情情之所感寢食忘焉情之所鍾死生繫焉然則情也者實天地之鎖鑰人生之樞紐也然情有公私之別有邪正之分情而公情而正則聖賢也情而私情而邪則禽獸矣可不警懼乎

可知

兄弟不和婦女作主几席生塵飲食無度一家之事可知矣官吏相蒙奴僕執柄是非倒置惟利是圖一國之事可知矣仁義不施廉恥道喪神人交怨災異疊生天下之事可知矣

戒殺放生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戒殺放生尤惻隱之至者也然而天下皆戒殺則禽獸將爲人害矣天下皆放生則人將爲禽獸役矣要之扶危濟困是君子之存心而救蟻埋

蛇亦仁人所並用則亦何必戒殺何必放生哉究爲釋子之慈悲而非聖人之仁義也

徒陽運河

今丹徒丹陽百里之間爲江潮淤墊舟楫難行每到漕船回空之後輒兩頭打壩僱夫開濬每年所費不貲而一經水淺不特不通漕運而商船亦以阻塞至於物價騰貴行路咨嗟而莫可如何也盍請當事抽分開濬之費爲造船百餘隻計口授食以備不虞水淺則藉以撥糧糧過則取以載土過江棄於瓜步之下不久成田招民耕種而徒陽

兩縣之間以時啟閉不使長開行之五年必有大效

不可少

鹽米為斯民之食用不可少也鹽無税則私販絶蹟米無徵則市價自平官吏為斯民之父母不可少也官能清則冤抑漸消吏能廉則風俗自厚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語有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二者不可偏廢然二者亦不能兼每見老書生矻矻紙堆中數十年而一出書房門便不知東西南北者比比皆是然紹興老幕白髮長隨走徧

十八省而問其山川之形勢道里之遠近風俗之厚薄物產之生植而茫然如夢者亦比比皆是也　國初魏叔子嘗言人生一世間享上壽者不過百歲中壽者亦不過七八十歲除老少二十年而卽此五六十年中必讀書二十載出遊二十載著書二十載方不愧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者也

廿一經

昔人以六經而廣爲九經又廣爲十三經其意善矣近金壇段懋堂先生又言當廣爲廿一經取禮益以大戴春秋

益以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又謂周禮六藝之書爾雅未足以當之當取說文解字九章算經周髀算經三種以益之庶學者誦習佩服既久于訓詁名物制度之昭顯民情物理之隱微無不瞭如指掌無道學之名有讀書之實其說甚新

蔣都督

長洲蔣龍江都督守皖江時　王師已下金陵不日將至痛哭曰天乎不可爲矣乃召妻妾子女於廳事前諭之曰吾以匹夫受天子厚恩國亡與亡死復何憾若輩盡爲俘

矣妻王夫人進曰臣既死君妻亦死夫理之當然者妾七人言亦如之次子傳三子祖皆曰父爲忠臣兒敢不學孝子耶二女與未婚媳趙氏曰願吾門全忠孝節義也乃積薪縱火闔門燒死都督顧視灰燼提刀而出巷戰經日猶殺四十餘人旋自刎是時公胞姪珍官蘇州遊擊亦遇敵亡事與周將軍遇吉一門盡節事相類爲千古不可磨滅者 國朝乾隆四十一年 詔旌勝朝殉節諸臣都督已予謚忠烈詳明史矣而其隨從殉節者共十四人俱遵旨入祀忠義節孝二祠而志乘闕焉特記於此

父子大拜

本朝父子大拜者有四家桐城張文端公英文子文和公廷玉常熟蔣文肅公廷錫子文恪公溥無錫嵇文敏公曾筠子文恭公璜諸城劉文正公統勳子文清公墉也其父子俱爲一品者海寗陳清恪公詵爲禮部尚書子文勤公世倌大拜錢塘徐文敬公潮爲吏部尚書子文穆公本大拜富陽董文恪公邦達爲禮部尚書子文恭公誥大拜

席宗玉

國初吾鄉羊尖鎮有席宗玉慷慨尙義遠近稱爲長者崇

禎十六年冬忽有如皐李元旦攜其母許其妻姚並子女僮僕輩悉投奔於宗玉元旦係大冢宰大生之子官詹事府少詹許係大學士許穀女姚係癸未探花永言女也元旦贈宗玉詩云君豈蓬蒿侶龍蛇偶寂寥霜搖三尺劍月冷數聲簫疏竹成幽徑荒廬接小橋家貧還甚俠車蓋敢相招曉昔怨離歌前宵來渡河那堪芳草路只送馬蹄過烽燧殊方滿星霜客鬢多願期春色裏同剪北窗蘿已駕寒江楫還爲卒歲留老慈牽嫂袂稚子曳君裘候雁常虛吊呼天欲寄愁郎今空汗漫不復似依劉每成別後夢郎

撿隔年書天地情難老江湖淚有餘寒雲生舊榻落日憶空廬滿目交遊盡思君總不如其明年三月間思陵崩遂大哭辭去回如皐闔門殉難時有義士柏仲祥者一日能行三百里負元旦子祥官而逃不知置何處仲祥後被獲死南京嗚呼自古聖帝明王皆以民爲邦本而至於此極耶故民貴而官賤則天下治官貴而民賤則天下亂官貴而民貴則天地開官賤而民賤則天地閉矣

率由舊章

大凡處事不可執一而論必當隨時變通斟酌盡善乃爲

妙用余嘗論率由舊章一語不知壞盡古今多少世事有舊章之不可改者有舊章之不可不改者至如吾鄉之北望亭橋今改爲豐樂橋南境爲無錫所轄北境爲金匱所轄嘉慶二十年將重建時諸鄉民原請造縴路以便往來舟楫錫令韓君履寵因問諸鄉民向來有否曰無之韓曰然則率由舊章可也而監造之紳衿華鳳儀輩因人碌碌亦不與韓君辯將陋就簡數月而成每遇西北風其流直衝無有約束覆舟殞命者一歲中總有數次此率由舊章之誤事也可畏哉

峨嵋老僧

江陰朱中丞勳以佐貳起家官至陝西巡撫賞戴花翎先是中丞誕生時適有老僧在門首化齋告其家曰闔卽刻公喜生一相公此兒將來當大貴六十年後或可於長安相遇也道光初年朱正在陝西偶有差役以事入峨嵋遇此僧僧曰有一書煩爲我寄朱大人我尙知其誕生時也差回省城不敢投稟之長安令啟其書無他語令爲轉呈但言今年某月某日當束裝北上果於是日得 旨召入京師以四品京堂用

修志

郡縣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家之有譜也書因革之變掌褒貶之權發幽潛之光垂久遠之鑑非志之不可然志之有二難焉非邑人則見聞不親採訪不實必至漏略如邑人而志邑事則又親戚依倚好惡紛沓必至濫收没其所有則不備飾其所未有則不實此其所以難也

凡重修府州縣志無論文章鉅公縉紳三老總不可以涉手以其易生蜚謗也蓋修志與修史同一杼柚作文難評文易吹毛求疵文人惡習試觀諸史如史記漢書雖出馬

班之手尙不能無遺議況他人邪

嘉慶十九年余與修高郵州志將刻成署曰嘉慶高郵州志州中諸縉紳見之譁然以爲不通仍去嘉慶二字余笑謂州刺史馮椒園曰吾見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域志乾道臨安志乾道毘陵志淳熙三山志紹熙雲閒志嘉泰會稽志嘉定赤城志寶慶四明志景定建康志咸淳臨安志至元嘉禾志大德昌國州圖志延祐四明志之類不可枚舉豈諸縉紳亦以爲不通耶少所見多所怪也

吾邑無錫之名始見於史記東越列傳無錫名縣見於漢

書地理志無錫有志始於元人王仁輔一修於景泰焉擇賢再修於宏治吳鳳翔李舜明三修於萬歷秦子成本朝康熙二十九年鄉先正秦對巖嚴藕漁兩先生修之乾隆十六年浦二田華劍光兩先生又修之嘉慶十七年少司寇秦小峴先生又修之頗將舊志删改且懶於採訪凡鄉閈所有人物節孝概行疏略頗不滿於邑中余因請之司寇閱新志所未載者爲採錄一編名曰梁溪補志存稿以俟後來云

道光五六年間余擬修虎邱志有一縉紳曰錢某竝非本

地人何勞涉筆耶余聞之而止夫虎邱一區無關緊要而尚遭人謗其他可知案虎邱志始於明洪武初王仲賓久已失傳重修者爲松陵周安期再修於婁東顧湄元和汴周岐鳳又修之震澤任兆麟又修之皆非本地人也

八體

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今世所傳亦有八體一曰鐘鼎文薛尙功鐘鼎款識是也二曰秦篆泰山瑯邪臺刻石是也三曰秦隸兩漢金石器物款識是也四曰

漢隸東京漢安以後諸碑是也五曰鍾隸上尊號奏受禪孔羨碑是也六曰眞書六朝隋唐諸碑是也七曰行書蘭亭與集王聖教序是也八曰草書二王帖書譜是也

性恭謹

余有老友徐翁長出門曾見山陰何恭惠公煟爲河南巡撫時性恭謹每得各省同寅親友公文書啟命僕開函時必起而拱立兩手捧誦誦畢然後坐及答書亦必拜而後發其誠如此公子裕成亦任河南巡撫然不及乃翁矣

袁簡齋

袁簡齋先生一生不信釋氏每遊寺院僧人輙請拜佛先生以爲可厭乃自書五言四句於扇頭云逢僧必作禮見佛我不拜拜佛佛無知禮僧僧見在似深通佛法者又先生一生不講說文一日宴會家人上羊肉客有不食者先生曰此物是味中最美諸公何以不食耶試看古人造字之由美字從羊鮮字從羊善字從羊羹字從羊即吉祥字亦從羊羊卽祥也滿座大笑似又深通說文者皆可以開發人之心思

蘇東坡生日會

畢秋帆先生自陝西巡撫移鎭河南署中築嵩陽吟館以為燕客之所先生於古人中最服蘇文忠每到十二月十九日輙爲文忠作生日會懸明人陳洪綬所畫文忠小像於堂上命伶人吹玉簫鐵笛自製迎神送神之曲率領幕中諸名士及屬吏門生衣冠趨拜爲文忠公壽拜罷張宴設樂卽席賦詩者至數百家當時稱爲盛事迨總督兩湖之後荆州水災旣罷苗疆兵事又來遂不復能作此會矣嗚呼以公之風雅愛客今無其繼而没後未幾家產籍沒子孫式微可慨也已

改嫁

改嫁之說袁簡齋先生極論之歷舉古人中改嫁之人若漢蔡中郎女文姬改嫁陳留董祀新唐書諸公主傳其改嫁者二十有六人又權文公之女改嫁獨孤郁其實發也韓昌黎之女先適李漢後適樊宗懿范文正公之子婦先嫁純禮後適王陶文正母謝氏亦改適朱氏陸放翁夫人爲其母太夫人之姪女太夫人出之改嫁趙氏薛居正妻柴氏亦攜貲改嫁而程伊川云婦人寧餓死不可失節乃其兄明道之子婦亦改嫁不一而足余謂宋以前不以改

嫁爲非宋以後則以改嫁爲恥皆講道學者誤之總看門戶之大小家之貧富推情揆理度德量力而行之可也何有一定耶沈圭有云兄弟以不分家爲義不若分之以全其義婦人以不再嫁爲節不若嫁之以全其節也

金石文字

金石文字雖小學之一門而有裨於文獻者不少如山川城郭宮室陵墓學校寺觀祠廟以及古蹟名勝第宅園林輿圖考索全賴以傳爲功甚鉅而每見修志秉筆者往往視爲土苴而棄之眞不可解也王蘭泉司寇爲金石粹編

一書有與諸史互異輒以證之此深於金石者也孫淵如觀察嘗言吾如官御史擬請　旨著地方官吏保護天下碑刻此癖於金石者也

算盡錙銖

每日費用雖小不苟所以惜物力謹財用也蘇州人奢華靡麗寧費數萬錢爲一日之歡而與肩挑貿易之輩必斤斤較量算盡錙銖至於面紅聲厲而後已然所便宜者不過一二文之閒耳眞不可解也相傳沈歸愚尙書貧困時鮮於僮僕每早必提一筐自向市中買物說一是一從不

與人爭論諸市人知其厚道亦不敢欺彼時尚有古風

布衣可貴

嘉慶己巳歲七月余在京師英煦齋相國家有筆墨事嘗招余住澄懷園之近光樓時公爲戶部侍郎兼副提督同寓者爲席君子遠姚君伯昂兩編修也一日五鼓天未明大雨如注聞雞人傳唱聲知公已早到　宮門矣兩編修聞之亦急具衣冠冒雨入　朝不遲晷刻余時正高臥枕上朦朧謂兩編修曰吾今日始知布衣之可貴也

南北氣候

故老嘗言大江以北麥花晝開大江以南麥花夜開總未留神察看嘉慶七八年間偶見麥花皆晝開殊不信一老農曰麥花自　國初以來俱如舊說其晝開者始於嘉慶初年蓋由南北氣候日轉猶之北方產梨棗蘋果之屬今南方亦有之南方產薑蓮慈菰荸薺之屬今北方亦有之余於乾隆壬子始入京師夏間蚊蟲絕少至嘉慶十三四年六七月內每到垂晚則蚊聲如雷矣

水倉

揚州有余觀德者人頗豪俠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新城多

子街一帶不戒於火延燒達旦觀德率衆撲救甚力因創爲水倉起名甚新其法在鬧市中距河較遠處買地一區前設小門後爲大院置水缸數十百隻貯以清水設有不虞水可立至此良法也余友孫春洲嘗作門聯云事有備而無患門雖設而常關自余觀德創後揚州城内隨處皆置水倉惜其法不行於蘇杭之閒耳

大歸四事詩

蓮池大師臨終時有詩云病藥兩非何足辨死生雙幻不須忙眞達者之言也余嘗見雲閒張文敏公照有小册蠅

頭細書上題曰大歸四事詩殊妙四事者衣衾棺槨也今錄於此兒女千行淚點污著來寒暖不關膚誰能立地明三事漫說升天重六銖翠袖明璫長已矣繡裳命卷更何如早知一向爲黃土虛費區分紫與朱 衣 越紵吳綾細翦裁千條百結裏枯骸閨中繡滿梵王字原上飛成鬼伯灰不許鴛鴦棲並翼任他蝴蝶夢千回恰如旅客和衣睡欹枕鰥鰥子夜來 衾 誰信千年永不開徒教骨肉隔黃埃收回天上三春豔盡人間一石才水土幾番灰卻了山林又復籥斯來還愁仙骨埋難盡碧落殷勤選玉材 棺 雙手

眷然鬆沐餘𥧌來小有洞天居渾如護惜加窮袴莫是隄

防用檻車螻蟻一生忙不定牛羊他日此相於漆園再向

枯髏語爲問王孫意底如 䣛

吳書數

吳江吳葿堂先生名燮乾隆丙辰嘗舉博學鴻詞科不遇

浮沈諸生中年七十餘無家室宿食紫陽書院後輩輕薄

腸肥腦滿覩葿堂如怪物無與言者一日書院課期蘇州

太守孔公名傳炣點名及葿堂葿堂趨而前與太守執手

問好太守怒曰汝一老諸生太無禮節敢與我抗禮耶葿

堂遂挺立慢駡曰汝父與我同舉鴻博科汝尙在子姪行豈有孔門子孫而輕視長者乎太守大駭詢之他人知其實蹐蹐謝罪人稱爲吳書敭

朱文正公逸事

朱文正公相業巍巍莫不稱爲正人君子待人接物必恭必敬晚年益自刻厲宏獎人材後輩門生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日有通家子某欲晉謁閣人辭以請客問請何人閽人曰昨日請老師父執及前輩今日請同年同寅皆已故者某駭然問其禮每一席設五六位不等椅坐上書某名

某公以尊卑分次序而自居末座衣冠肅然坐定命僕行酒上菜上飯上茶一如生人祭畢則送諸門外如是者三日莫知其故也越月而薨

易于傳播

畢秋帆先生爲陝西巡撫重修馬嵬驛伊墨卿太守在惠州重修朝雲墓陳雲伯大令在常熟重修河東君墓皆民事之不甚急者而易于傳播人人樂道之何耶如阮雲臺宮保提學山東重修鄭康成祠於浙江重修曝書亭巡撫江西重修玉茗堂唐陶山方伯令吳時重修桃花庵林少

瀔中丞爲杭嘉湖道重修放鶴亭陶雲汀制府梁茝林方伯在蘇州重修滄浪亭幷肇建五百名賢祠及梁伯鸞祠孫淵如觀察在山東重修閔子墓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於范縣之義城寺東則又在畢秋帆諸公上矣

福慧庵

余舊居之東有福慧庵者地頗幽閒又謂之靜室有蓮華域憇雲窩文昌閣諸勝　國初有杲道人來卓錫於此道人名圖通相傳爲崇禎某科進士文章書畫無所不長至於雕文刻鏤皆親自製作良工見之縮手嘗手寫蓮華經

七卷楞嚴經十卷而葡萄一幅尤為絶作隱然以温日觀自命余少時讀書庵中嘗披閱之辛巳秋日偶過圓公塔院題壁二首云艱難心事總成灰師自紅羊刼裏來收束儒書歸佛刹獨持禪悅老巖隈空門安用雕龍手舉世誰憐吐鳳才留得葡萄遺墨在焚香展讀不勝哀廿年不到憩雲窩殿屋蒼涼絆薜蘿拂面紅塵成底事滿頭白雪又來過窮通有命憑誰問福慧難兼奈老何禮罷遠公舊時塔數聲清梵莫雲多

紅白盛事

蘇杭之間每呼婚喪喜慶爲紅白事其來久矣乾隆六十年冬阮雲臺先生以詹事府正詹提督浙江學政旋有

旨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其明年正續配夫人孔氏爲衍聖公胞姊公館在錢塘門外先生乘八座行親迎禮鹵簿鼓吹塡塞道路杭城內外士民婦女觀者以數萬計是年秋孫補山先生靈柩由廣西　賜葬錢塘奉　旨入城輿馬之盛執事之多從來未有其上一年富陽董相國丁郲太夫人憂從京師扶柩歸里自鎭浙將軍都統巡撫鹽政司道以下暨合郡縉紳皆素衣跪送而滿城兵甲侍從

旌旆飛揚自江頭至六和塔直接秋濤宮分列皆滿蕭公
福祿其先本回部人爲狼山鎭總兵官年已七十二忽然
喪耦尙欲續弦久之無有應者嘉興馬姓亦是教門有閨
女年三十八尙未字人早擬守貞以終其身矣至是蕭來
求親女私念曰壻年雖老究屬一品官一嫁便作夫人較
守貞不字老苦於空房自爲優也欣然願嫁擇日成婚未
期月蕭公陞浙江提督與夫人赴任道出嘉興行歸寧之
禮旌旗輿馬笳鼓喧闐自參將以下與標兵三千餘人皆
披甲掛刀排列成行跪迎於西城門外觀者萬人咸爲歎

義吳門韓旭亭公與潘榕皐農部及其弟雲浦公皆八十稱觴旭翁以子 封 貴封光祿大夫刑部尚書雲翁以子 世恩 貴亦封光祿大夫戶部尚書俱蒙 欽賜壽杖福字荷包等物榮耀鄉閭而榕皐嗣君 世璜 亦鼎甲稱觴之日數郡畢至胞姪殿撰公 世恩 中翰公 世榮 俱侍左右晉接賓朋此皆紅白事之最盛者也

詁經精舍

嘉慶初年揚州阮雲臺先生一爲浙江學政兩爲浙江巡撫於西湖聖因寺旁設詁經精舍選諸生中經學修明通

於一藝者習業其中有東京馬融氏之遺風余每遊湖上必至精舍盤桓一兩日聽諸君議論風生有不相能者輒訬攘面赤家竹汀宮詹聞之笑曰此眞所謂洙泗之閒齗齗如也其精舍中肄業諸生則有洪頤煊洪震煊徐養源徐養浩陳鴻壽陳文杰胡敬徐熊飛吳東發汪嘉禧孫同元趙春沂趙坦范景福何蘭汀徐鯤丁子復李遇孫金廷棟陶定山張鑑沈濤周聯奎顧廷綸邵葆初蔣炯李方湛吳文健陸堯春朱壬湯錫蕃王仁朱爲弼何起瀛錢林張立本輩凡三十餘人爲一時之盛及先生還　朝諸生皆

散去或仕或不仕近且彫落作古人者又不一其人矣

畢

唐杜牧之夢改名畢而卒宋鄒忠公夢道君賜筆而卒蓋畢字古人已有忌之者畢秋帆尙書名沅爲兩湖總督八年忽以事降調山東巡撫心竊喜之未幾仍復兩湖之任遂愀然不樂謂人曰吾將終老於斯乎已而苗匪起事領兵堵禦歿於當陽乃知姓名亦有忌諱焉

茂林

族弟槃溪家有一青衣名茂林者滕姓湖南辰州府滕家

堡人係武世家族中有十三武舉兩進士自言嘉慶元年苗匪滋事福大將軍督師一夕有苗千餘人來撲官軍官軍急號救於滕氏立率父兄子弟持器械出佐官軍殺苗數百人苗遁去將軍以爲功題陞十餘輩不數日苗知爲滕氏兵遂約數千人直殲滕氏滕氏亦號救官軍官軍皆不應無一人出者此堡遂成瓦礫場茂林其遺孤也余時寓息園聞其語爲歎息者久之

茝香校書

茝香校書者本舊家子長洲人能畫工詞曲其父某嘗爲

府司馬父没後與母獨居遂落籍余嘗有詩云鶯飄鳳泊尋常事一墮迷樓最可憐又云見卿惟念南無佛安得開籠放雪衣蓋惜之也後爲鴇母凌虐憂鬱成疾不知其所終

楊婉春

庚申六月十二日余出都從潞河歸櫂有楊氏女婉春者蘇州人年十五善言笑在某王府度曲將附余舟余以同鄉誼弗卻也行至泇河適逢七夕婉春乃言曰今夕當唱唐明皇拜月一曲其聰慧如此遂命僕人吹笛和之歌聲

嘹亮聽者莫不淒然因書三絕句爲贈云洳河水碧鷺雙飛人到良期心事違賴有盈盈年十五能令秋客坐忘機客裏年華去若馳撫今追昔不勝悲聽卿一曲長生殿想見開元全盛時銀河有影度窗紗烏鵲無心踏彩霞同是孤舟淪落客不知好夢屬誰家

趙梅卿

白璧千雙珠作闕金釵十二玉爲裙人間多少繁華夢比到梅花總不如此王惕甫學博詩也道光乙酉年蘇州閶門外有妓趙梅卿素未著名吳江周蓉裳見之大爲賞識

戲書此詩於梅卿扇上自是聲價十倍車馬盈門

定數

乾隆十二年秋東北風起海水大上南人謂之海嘯漂沒人民屋舍無算有一人既溺於水矣忽有一紅面者挽之曰此吾家人也不一二年火起寢室其人燒死始知紅面者是火神也又壬寅六月立秋日沿海崇明寶山福山一帶亦海嘯死者無算有老婦年八十二歲亦死此厄生時自言海嘯已經七次俱得救援至此而仍溺於水又蘇州葉某者性迂拙一無所能其父死既無產業且有逋負葉

終日不樂屢欲尋死或獨宿於枯廟或時走於荒墳欲投井則有人救之欲自經則有人解之遂投入太湖忽見朱衣人持挺驅之得達彼岸適遇其戚送以歸葉自述如此而人亦謂歷經諸難不死將來必有後福居無何竟竊叉自戕昔晉惠公死於高梁卜者先知周亞夫餓紋入口卒死於獄乃知人之死於水火命之短長俱有定數

荅巴雞

吾邑瘍醫賈西巖之父少時在金陵以千錢買蜀賈荅巴子三升已用其半曝於庭爲家畜白雞啄食之雞日漸高

大金胸翠翼雪羽朱冠鮮妍五彩巨過於鵝而高倍之人不識爲雞也人來觀者如市膏藥遂大售日進千錢子孫溫裕者三世

機神廟

機杼之盛莫過於蘇杭皆有機神廟蘇州之機神奉張平子不知其由廟在祥符寺巷杭州之機神奉褚河南廟在張御史巷相傳河南子某者遷居錢塘始教民織染至今父子並祀奉爲機神并有褚姓者爲奉祀生即居廟右余於戊辰歲爲阮雲臺中丞書褚公廟碑記因悉其事按唐

時以七月七日祭機杼想又以織女星爲機神也

鳥槍打雨

嘉慶元年苗人滋事　上遣福公康安提兵征討時值四五月霖雨閒作無一日晴者福公憂之命道士祈晴不應乃遣鳥槍兵向天而開始放日光隔數日雖開槍亦不應也此余弟子楊生補帆在軍中親見其事聞甘肅省每遇陰霾致損田禾須開鳥槍打散亦此意也

五雲

五雲者丹徒王夢樓太守所蓄素雲寶雲輕雲綠雲鮮雲

也年俱十二三垂髫纖足善歌舞余時年二十五六猶及見之越數年五雲漸長成矣太守惟以輕雲綠雲鮮雲遣嫁攜素雲寶雲至湖北送畢秋帆制府審視之則男子也制府大笑乃謂兩雲曰吾爲汝開釋之乃薙其頭放其足爲僮僕云

換棉花

余族人有名焜者住居無錫城北門外以數百金開棉花莊換布以爲生理鄰居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嬌豔絕人常以布來換棉花焜常多與之並無他志也不二三年焜本

利虧折遂歇閉慨然出門流落京師者十餘載貧病相連狀如乞丐一日行西直門外忽見車馬儀從甚盛有一綠幃朱輪大車坐一女珠翠盈頭焜遙望不敢近其女見焜亦注目良久遂呼僕從召至車前曰君何至此也焜已不識認渾如夢中唯唯而已遂命從者牽一馬隨之入城至一朱門大宅見其女進內宮門去蓋某王府副福晉也頃之召焜進謂之曰余卽鄰女某人向與君換棉花者感君厚德故召君因認爲中表兄妹出入王府三四年閒焜得數千金上館充謄錄生以議敘得縣尉旋陞內黃縣擢直

隸河間府同知署太守印篆此乾隆初年事

刺史新聞

有某州刺史者故賊也先是壬子癸丑間有雲南劉某入京謁選隨一僕住驢馬市篋中頗裕有同寓客知之故與僕善殷勤異常僕偶出客必爲其主左右之較僕尤爲周愼劉甚感未一年掣籤得縣丞分發河南客大喜詭曰小人有胞弟在河南藩署當門上擬隨老爺同行可乎劉亦喜乃束裝雖僮僕之親無以過也行至邯鄲劉忽病殁一日死僕與客俱大哭抱持殯殮寄棺古寺中客忽向僕曰

吾兩人所恃者主人耳今主人死尙復何言雖然有計焉
幸篋中憑文在吾爲官爾爲官親誰復知之耶遂與僕行
未渡河僕又死客抵省中祇一人耳乃繳憑未匝月委署
某縣丞獲巨盜有功題陞知縣乃改名不數月屢獲盜連
破七案又陞某州刺史以員能稱一日有探差來報云探
得州境百里外某鋪有夫人自雲南來隨一弟曰舅爺早
晚將抵署矣刺史佯喜卽遣兩妾前迎詢其所來妾還報
曰太太衣履甚破行囊亦罄竭矣刺史急取衣飾滿一箱
白金百餘兩仍遣兩妾前爲開發路費且曰某日最良可

以進署復以白金二百兩與舅爺辭以署齋甚窄斷不能款留請即回滇命一差送之越四五日刺史命僕從執事鼓吹人等接太太入署而刺史託故他往謂家人曰今夜回衙恐遲爾等勿伺候宜早息僅留一嫗守內宅門可也至三更時始回署而直入夫人之室諸妾婢僕皆早睡但聞主人進房切切私語而已後二年正月有老僧踵轅門適刺史回署遙拱手曰僧與大老爺別二十年今為大官矣刺史懼不與言使家人許其三千金僧不允謾駡曰汝今逃避何處去耶蓋此僧是名捕也刺史急吞金死而劉

夫人亦爲殯殮寄棺於某寺而與兩妾收拾行李積蓄萬餘金同歸雲南車輛甚多

刑罰不中

自古來官家辦命案莫不舍重就輕輙引尙書罪宜惟輕一語或者曰實刑罰不中耳

奇案

余友陳春嘘大令嘗官盛京錦縣知縣九八九年有一案甚奇有民家迎娶新娘已登輿矣行至數里忽大風雪不能行由小路入一枯廟中暫避誰知風雪更甚計五日夜

不止至雪晴後則已二十餘日矣兩家始通音問杳無蹤蹟大爲駭異尋至數日方得之計兩家隨從男女七十餘人皆凍餓死

富賊貴賊

吾邑有富翁某開質庫每到庫中必於無人處竊小物以爲得意其夥皆知之以此開銷而向主母索還以爲常也又虎邱杜開周翁言有某觀察者每日必竊他人物一兩件一日管門家人有皮馬褂置在籤押房觀察竊之家人不敢問乃推杜翁索之翁以是問觀察觀察曰不知也翁

因問始笑曰吾早知爾衣亦不取矣此二人一富一貴皆犯竊疾何也

經訓堂帖

乾隆庚戌歲三月三日余寓畢秋帆尙書樂圃之賜閒堂時正爲尙書刻經訓堂帖遂取松雪齋所藏蘭亭五字未損本及唐懷素小草千文徐季海朱巨川告蔡君謨自書詩橐蘇東坡橘頌陳簡齋詩卷朱晦庵城南詩虞伯生詠蚊賦趙松雪枯樹賦諸墨蹟置諸案頭同觀者爲彭尺木進士潘榕臯農部張東畬大令郭匏雅陸謹庭兩孝廉彈

琴賦詩歡敘竟日爲一時佳話尚書歿後家產蕩然家人輩搨之爲餬口計可憐也忽忽三十年諸公半皆凋謝卷冊亦已散亡惟經訓堂帖巋然獨存金石之可貴如此

悟情

悟情女士姓翁氏揚州人其姊雲卿爲和希齋大司空側室和歿後雲卿殉節時悟情年十五六同在京師親見其事忽悟曰人生富貴功名一死便了又何必作葵藿之傾心楊花之飄蕩耶乃慨然出京相依京口駱佩香夫人以守貞自誓嘉慶甲子十月余偶過丹徒見之悟情狀如男

子意氣豪放善吹簫能塡詞尤嫺騎射上馬如飛一時名公卿皆敬其爲人眞奇女子也後出家爲比丘尼趙甌北先生有詩贈之

裹足

婦女裹足之說不載於經史經史所載者惟曰窈窕曰美而豔或言領言齒言眉目從未有言及足者案太平御覽云昔製屐男子方頭婦人圓頭見宋書五行志唐六典內官尙服注謂皇后太子妃靑襪舄加金飾開元時或著丈夫衣靴則唐時尙未裹足也雜事秘辛載漢保林吳姁足

長八寸脛跗豐妍底平趾斂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鈿尺長八寸減四分爲七寸六分韓偓詩六寸膚圓光緻緻李白詩履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杜甫詩羅襪紅渠豔乃靑履紅襪非金蓮之謂也卽大唐新語並國史補亦祗云馬嵬店媼收得楊妃錦靿一隻並不言足之大小也又唐詩紀事段成式光風亭夜宴伎有醉毆者詩云擲履仙鳧起撦衣蝴蝶飄鬥毆時其履可以擲人者其不小可知然則裹足之事始於何時道山新聞云李後主窅娘以帛繞足令纖小屈足新月狀唐縞有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

常新因窈娘而作也或言起於東昏侯使潘妃以帛纏足金蓮帖地謂之步步生蓮花張邦基墨莊漫錄亦謂弓足起於南唐李後主是爲裹足之始至宋時有裹有不裹湛淵靜語云程伊川先生家婦女俱不裹足不貫耳陶九成輟耕錄謂扎脚始於五代以來方爲之熙寧元豐之閒爲之者尙少此二說皆在宋元之閒去五代未遠必有所見非臆說也大約此風至金元時始盛自此相沿而成俗矣其足小而銳者考之於古亦有所出出於古之舞服史記云臨淄女子彈絃纚足又云揄修袖躡利屣集解徐廣注

云利屣舞屣也舞則見屣舞屣赤色花紋薄底頭利鋭綴以珠似卽今女人之鞋式也他如張衡西京賦振朱屣於盤樽許昌賦振華足而卻蹈又文選舞賦庾信舞賦顧野王舞賦以及曹植妾薄命詩簡文帝昭明太子舞詩俱有言及足者蓋古者女衣長而拽地不見足惟舞見足故言履言屣也因知窈娘裹足乃舞服也

說文尸部屧履中薦也吳中古蹟記有西施響屧廊似卽今女人鞋中之高屧故行步有聲足之稍大者欲令使小則用高屧言高薦也今人謂之高底者非也要之亦舞服

也古樂府有雙行纏曲或疑爲裹足之證曲云朱絲繫腕
繩真如白雪凝非但我言好衆情共所稱又云新羅繡行
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我獨知可憐謝靈運詩可憐
誰家婦緣流洗素足陶淵明閑情賦願在絲而爲履同素
足以周旋又唐人詩兩足白如霜夫賦足而言其白言其
素言其妍其不纏也可知矣所謂雙行纏者乃纏其兩股
非纏其足也總之婦女之足無論大小有高屧無高屧貴
乎起步小徐徐而行卽焦仲卿詩所謂纖纖作細步精妙
世無雙也若行步蹣跚醜態畢露雖小亦奚以爲

大凡女人之德自以性情柔和爲第一義容貌端莊爲第二義至足之大小本無足重輕然元明以來士大夫家以至編民小戶莫不裹足似足之不能不裹而爲容貌之一助也其足之小者莫如燕趙齊魯秦晉之間推其能小之道蓋亦有法焉凡女子兩三歲便能行走四五歲之間卽將兩足以布條闌住不使長不使大至六七歲已成片段不纏而自小矣而兩廣兩湖雲貴諸省雖大家亦有不纏者今以江浙兩省而言足之大莫若蘇松杭嘉四府爲其母者先憐其女纏足之苦必至七八歲方裹是時兩足已

長豈不知之而不推其故往往緊纏使小女則痛楚號哭
因而鞭撻之至隣里之所不忍聞者此蘇杭人習焉不察
之故也然則蘇杭皆大足耶曰否得其法則小不得其法
則大

天下事貴自然不貴造作人之情行其易不行其難惟裹
足則反是並無益於民生實有關於世教且稽之三代考
之經史無有一言美之者而舉世之人皆沿習成風家家
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婦女者眞所謂戕
賊人以爲仁義亦惑之甚矣　國朝八旗婦女皆不裹足

古道猶存其風足尙莊子云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耳尙不穿豈可裹足耶盍請地方大吏出示禁約凡屬貴臣望族以及詩禮之大家俱遵　王制其倡優隸卒及目不識丁之小戶聽其自便如以此法行之十年則積習漸消天下萬民皆行古之道矣

本朝崇德三年七月奉　諭旨有效他國裹足者重治其罪順治二年禁裹足康熙三年又禁裹足七年七月禮部題爲恭請酌復舊章以昭政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疏內開順治十八年以前民間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

遵奉　上諭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員會議元
年以後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該部議覆等因
於本年正月內臣部題定元年以後所生之女若有違法
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則交付刑部
責四十板流徙十家長不行稽察枷一箇月責四十板該
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疏忽失於覺察者聽吏兵二部
議處在案查立法太嚴或混將元年以前所生者揑爲元
年以後誣妄出首牽連無辜亦未可知相應免其禁止可
也裹足自此弛禁事見蚓庵瑣語及池北偶談

考古者有丁男丁女惟裹足則失之試看南唐裹足宋不裹足得之宋金閒人裹足元不裹足得之元後復裹足明太祖江北人不裹足得之明季后妃宮人皆裹足　本朝不裹足得之從此永垂萬世由是觀之裹足爲不祥之金明矣而舉世猶效之何也蓋婦女裹足則兩儀不完兩儀不完則所生男女必柔弱男女一柔弱而萬事隳矣且裹足爲賤者之服豈可以行之天下而且行之公卿大夫之眷屬耶予所以喋喋言之者實有係於天下蒼生非僅考訂其源流而已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阿文成公

阿文成功業巍巍富貴福壽近世無比　高宗純皇帝賜其七十壽聯云耆筵錫慶高千叟雲閣銘勳贊上台八十壽聯云純嘏懋勳延帶礪耆齡碩望重絲綸嘉慶元年九月以疾乞假其明年八月薨年八十有一圖像紫光閣者四丈兩子四孫俱登顯秩眞所謂出將入相全壽全歸者也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文成奉　命勘荊州隄工余時

在畢秋帆尚書幕下見之乃身裁短小弱不勝衣並無龍威燕頷之相也亦奇矣哉

示子

欲子弟爲好人必令勤讀書識義理方爲家門之幸否則本根拔矣今人既不能讀書豈能通義理而欲爲好人得乎天下豈有不讀書不通義理之好人乎

語云忤逆弗天打一代還一代其言雖俗甚是有理余則曰欲知祖宗功德今日所受者是也欲知子孫賢愚今日所行者是也

勿以小善爲無益小善積得多便成大善勿以小惡爲無傷小惡積得多便是大惡

君子小人之分在乎公私之閒而已存心於公公則正正則便是君子存心於私私則邪邪則便爲小人

婦言是聽兄弟必成寇仇惟利是圖父子將同陌路而不知兄弟者手足也不可偏廢父子者根本也豈可離心

凶人爲不善善人自必笑其非而善人爲善凶人亦必笑其非也故賢者覷已似已非而人是愚者覷已必已是而人非

得隆慶失隆慶

嘉慶元年吾鄉秦蓉莊都轉購得族中舊第曰實仁堂土中掘得一小碣上有六字曰得隆慶失隆慶詢此屋蓋建於明隆慶初年至乾隆六十年冬始行立議嘉慶元年交價故曰失隆慶也亦奇矣哉

知音犬

吾鄉孫方伯藩家有一犬聞曲聲便至坐於笙笛者之前喑喑然似遙相和狀驅之不去聞之又來共呼之曰知音犬此犬前世必是優伶閶紀曉嵐相國之祖姚安公有里

人負其金不還反出怨言其人死後姚安公忽夢此人來適圍中生一青騾疑其託生以其名呼之輙昂首作怒狀此人平生好彈三弦唱邊關調辛彤甫先生有詩云六道誰言事杳冥人羊轉轂迅無停三弦彈出邊關調親見青騾側耳聽即紀其事也

蘇小妹

或有問於余曰俗傳蘇小妹嫁秦少游事有之乎余謝曰不知也時余適修高郵州志翻閱淮海集乃知少游之夫人姓徐氏爲里中富人徐天德之女天德字廣實號元孚

有義行少游爲作事狀載集中而舊志竟未及案墨莊漫錄菊坡叢話俱載東坡止有兩妹一適柳子玉一適程璿之子之才也

劉王氏

陽湖有劉王氏者甚美麗嫁某氏子十七而寡再嫁劉氏不一年劉又沒其族人又欲嫁之王大哭曰吾再醮已無面目安能三醮耶遂自經死時無爲吳盤齋爲縣令驗其尸得實遂將所逼人置之法惟王氏雖烈是已醮婦於例不能請旌乃賦一詩刻諸墓上云分釵劈鳳已聯年就義

何妨晚概慫鳩以換巢難擇木鶴經別調任更弦也同豫讓傳千古莫恨蘇章有二天究勝世間長樂老幾回生敬又生憐

秀才

乾隆乙巳歲余春秋二十有七始識袁簡齋先生於吳門偶與先生大論時文一時傾倒因呈所作西湖詩就正遂載於隨園詩話中及刻成後先生稱余爲秀才嘗寄書求改先生荅曰秀才二字昉於漢在可改不改之間昔楊素稱孔子爲秀才非今之生員也强辭奪理可發一噱

小棺材

蘇州府城隍廟住持有袁守中者所居月渚山房因以自號余嘗借寓其齋見案頭有紫檀木小棺材一具長三寸許有一蓋可闔可開笑曰君製此物何用耶袁曰人生必有死死則便入此中吾怪世之人但知富貴功名利慾嗜好忙碌一生而不知有死者比比是也故吾每有不如意事輒取視之可使一心頓釋萬事皆空卽以當嚴師之訓誡座右之箴銘可耳余聞之悚然守中其有道之士歟

前世事

每見士大夫家忽出一子弟譫於榮祿𦂳佛長齋與釋子往來常誦經禮拜此人前世必是高僧每見平等人家忽出一女子喜於筆墨弄粉調朱寫趙昌之花吟徐淑之句此人前世必是名士

大蛇

吾鄉長邱頭有大蛇其穴在於水車棚之下有早起耕田者見之身長數丈仰頭吸露於高阜之上其人驚而逸去近民受其毒者不一其人皆浮腫死居民患之非一日矣有一年十二月居民聚數十人欲捕之其先一日設香燭

酒醴祭土神告以故忽起東南風黑氣一條迤邐向西北去其次日發之惟有古墓磚大如箕杳無蹤跡蓋龍蛇之靈事誠有之今京師都察院有蟒蛇其圍如大柱而能出入窗櫺內務府西十庫內亦有蟒二條皆首矗一角鱗甲作黃金色將啟鑰必先鳴鉦恐見之也京中士大夫莫不知之

難得糊塗

鄭板橋嘗書四字於座右曰難得糊塗此極聰明人語也余謂糊塗人難得聰明聰明人又難得糊塗須要於聰明

中帶一點糊塗方爲處世守身之道若一味聰明便生荊棘必招怨尤反不如糊塗之爲妙用也

東澗老人墓

虞山錢受翁才名滿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罵名千載乃不及柳夫人削髮投繯忠於受翁也嘉慶二十年間錢塘陳雲伯爲常熟令訪得柳夫人墓在拂水巖下爲清理立石而受翁之冢即在其西偏竟無有人爲之表者萬聞受翁之後已絕墓亦荒廢余爲集刻蘇文忠書曰東澗老人墓五字碣立於墓前觀者莫不笑之記查初白有詩云

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信哉

豪侈

朱鳴虞素豪侈一日忽有僧踵門請見朱出迎僧貌甚古延之坐問其何來僧曰吾與君同住空山修行數十年竟忘本來面目耶特來點化耳命取三盆清水來曰請君看前生靚水中一老僧也次看今生即已形容也再看來生一癩丐也朱大詫僧曰君如再不悟暴殄天物雖瘋丐亦不可得矣遂出門去朱急遣人尾之忽不見

四字

嫖賭喫著四字人得其一即可破家有兼之者其破更速吳門有二紳俱官縣令一好喫一好賭好喫者有一嫗善烹調一僕善買辦其蒸炙之法肴饌之美迥非時輩庖人所能夢見每一日餐費至十餘金猶嫌無下箸處其後家事日落嫗僕亦相繼死至不能食糠粃臥死牛衣中其賭者家中無上無下俱好之遊手之徒亦由此入門凡田地產業書籍器用盡付携揣不及十年一家蕩然其人死後至兩女尚未適人亦遂羣兒賭博不知其所終云

紅褰

婦人無貴賤毋以子貴妻以夫貴古之定禮也至於服色無有一定今作妾者不許著紅褰此妬婦之立論不可遂爲典據杜少陵納涼遇雨詩越女紅裙濕白香山琵琶行血色羅裙翻酒污東坡詩云更將文字惱紅裙則紅裙者唐宋時妓女所用無所爲貴賤也今大小百家皆服之青樓之假冒良家者亦服之又誰爲之分辨耶按　大清會典婦女之服飾惟八旗有定制然今亦不用况民間耶

尺

尺寸古今不同余嘗仿製一尺準以工部營造尺爲則將周制銅劍莖較於今尺則五寸一分半以曲阜顏氏所藏周尺較於今尺則六寸七分以漢元延尺較今尺則七寸二分以漢建初尺較今尺則七寸三分半以晉尺較今尺則七寸六分半以宋三司布帛尺較今尺則八寸九分半可知尺寸之長短一代長於一代若以今之裁衣尺較工部尺則又盈一寸許矣

貧官

金陵瑣事載南坦劉公罷嘉興太守訓蒙自給遠庵李公

罷江西副使殊無生計授徒於高淳又顧横涇先生罷河南副使歸家環堵蕭然客來從鄰家乞火煮茗當時傳為佳話近日長洲蔣少司馬元益歷官主試學政致仕家居惟以硯田糊口典質度日吾鄉鄒曉屏相國歸田時年已七十又四一裘三十年僅存其葬賴門生贈遺以為薪水其子光駿官徽州司馬署府篆有巨商某嘗捐郎中在刑部行走其家出喪以三千金為壽乞太守一至為榮往返再三終不應笑曰豈能以阿堵物汚吾家風耶其廉如此

一品夫人

吳門韓旭亭封公初聘蔣氏蘭石司馬女也始生日其伯父西原太史命門下士某爲女推算曰異哉據命當爲一品夫人然日上衝剋太甚而必殀折何也至八歲果殤韓又娶顧氏賢淑知大義力勸封公迎初聘蔣遺像歸而自居繼配後以仲子封貴歷官至刑部尚書屢邀覃恩贈一品夫人

孫春陽

蘇州臯橋西偏有孫春陽南貨鋪天下聞名鋪中之物亦貢上用案春陽寧波人明萬歷中年甫弱冠應童子試

不售迸棄舉子業爲貿遷之術始來吳門開一小鋪在今吳趨坊北口其地爲唐六如讀書處有梓樹一株其大合抱僅存皮骨尚舊物也其爲鋪也如州縣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貨房海貨房醃臘房醬貨房蜜餞房蠟燭房售者由櫃上給錢取一票自往各房發貨而管總者掌其綱一日一小結一年一大結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四十年子孫尚食其利無他姓頂代者吳中五方雜處爲東南一大都會羣貨聚集何啻數十萬家惟孫春陽爲前明舊業其店規之嚴選製之精合郡無有也　國初趙吉士載入寄園余

澹心板橋雜記亦載之近時袁簡齋食單亦有其名但未詳耳

形家言

堪輿家每視地輙曰某形某像以定吉凶雖渺茫不足信然亦有其事者吳門汪廉訪圻少孤露年二十餘以蒙館自給在陽山聚徒數年因父母未葬以二金買一地在瓜山絕頂峻險異常葬後便出門遊京師冒宛平籍入泮連捷中進士不二十年官至雲南按察使因思父母墓葬山頂難於祭掃託所親就山下築石路一條蟠曲而上費至

二千金甚堅固也一日有形家過其墓曰此穴如燕巢棲於梁間惜築甬道如長蛇注穴中禍不旋踵矣未幾果以虧空事譴戍家產入官此乾隆四十五年事

陳狀元犯土禁

術家有太歲大將軍之說凡動土遷移者必避其方犯者輒不利其說皆出之陰陽家前史所未聞也吳門陳永齋觀察卜築於因果巷之薛家術不信陰陽選擇之言乃自擇一日啟工開土至尺許忽見有物如豬頭滿頭生眼競爲張閉觀察心甚懼又竊自解曰吾狀元是文曲星可以

壓之少頃忽不見餘無他異說者以爲即太歲也築至後堂見骷髏甚多急命工人同瓦礫堆於後圃堂後又有一巨棺硃漆尚堅十餘人擡之不動不得已仍覆土而築牆半棺在牆內半棺在牆外也工始畢其長子在京謁選忽生腰疽而沒訃至其媳大慟吞金幾死不一二年觀察卒未幾蔣夫人亦卒咸以爲犯土禁所致云

命中缺水

歸安王勿庵侍郎以衔初生時星家推算八字中缺水或謂其太夫人曰必令小兒在漁舟上乳養百日以補之乃

召一漁人婦畀其錢米寄養百日及中狀元歸侍郎忽念此婦養育之恩使人蹤蹟之其婦尚在年七十餘矣招致家中向婦四拜不數日此婦病乃送回即死咸以爲折福所致云

樟柳神

星命之學自古傳之而絕不可解者年用夏正而月首寅日用周朔而時起子也宋儲泳祛疑說曾辨之究未明晰且年月日時相同者而富貴貧賤各異又何說焉於是看五星辨分野說愈歧而術愈謬矣然而巫蠱厭勝皆用本

人生命今吳越間有所謂沿街算命者每用幼孩八字呪而斃之名曰樟柳神星卜家爭相售買得之者爲人推算靈應異常然不過推已往之事未來者則不驗也乾隆甲辰七月有鄰人行荒野中聞有小兒聲似言奈何傾聽之又言奈何乃在草間拾得一小木人即星卜家之所謂樟柳神也先兄柏溪見之持歸戲玩留家兩三日諸小兒皆不安或作寒熱或啼哭不止先君子曰此不祥物也速遷之安然如故

治賊

盜賊橫行捕役庇縱最爲里閭之害而殺人放火奸宄百出亦因此而生焉是皆地方官平日不能留心視爲無甚要緊以至釀成大案比比是也余友陳春噓名昶以舉班大挑得知縣分發浙江其令桐鄉時獨坐二堂飲酒捕偶獲一小賊來問之無有實供令含笑自若謂賊曰汝能飲酒乎曰能遂賜以酒數盃賊醉矣復問之近石門縣有棉花案半年未破汝知之乎賊曰非小的地界春噓訝曰然則汝地界在何所賊分說甚明又曰汝窩有若干人賊不肯說令大怒示以刑賊惶遽遂招三處郎乘夜親率捕役

民壯四十餘人以此賊爲眼目一夜中獲數窩得三十餘賊起贓無算訊之連破十三案棉花案亦與焉春噓令桐鄉二年境內肅清可以開門過夜近有周太守名燾者爲通州知州時每獲一賊卽斷其脚脛有一賊甚强項謂刺史曰小的做賊多年亦頗知讀　大清律例割脚脛在何條例周笑曰汝言甚是惟吾亦問汝三百六十行行行喫飯著衣裳汝在那一行賊口噤遂割其脚脛衆賊聞之皆逃散士民感德

琴心曲

嘉慶丙辰八月余在兩浙轉運使幕中十五日夜與許君春山孫君復初攜古琴茶具出湧金門泛舟西湖小泊聖因寺前於時已二更餘萬籟寂然月明如晝因命篙師烹茶余撫琴作數弄忽有兩女子著碧羅衫挽墮馬髻容儀不凡翩翩從柳影中來竊聽者久之余與春山復初皆肅然不敢問訊究不知是仙是鬼也其明年春偶過陳雲樵寓齋晤陳雲伯挑燈夜話爲述其事雲伯賦琴心曲云珠簾窣地春燈紅主人醉客邀春風團圝明月夜三五一庭花霧香濛濛座中慘綠江南客攜琴獨坐花間月自譜新

聲信手彈細將舊事重頭說蘭橈雙槳去年秋曾向西湖載月遊紅豆低吟波渺渺白蘋閒採水悠悠高城夜靜沈魚鑰桂花流影驚飛鵲佳客相逢得許衡詞人更復招孫綽片片流雲送畫橈高樓何處夜吹簫迴環梵宇排三塔指點蘇隄認六橋銀浦無聲沈萬籟賓朋連襼邀情話風月無邊明遠詩湖山如此華源畫午夜無聲月滿天一聲柔櫓破孤煙秋江三疊臨風弄欲託琴心問水仙紅牆隱隱離宮近棲臺金碧琉璃映秋花深鎖六宮閒夜烏夢穩雙隄靜玉宇高寒展畫圖此身濯魄到冰壺夜山如影人

聲寂瑟瑟西風瘦綠蕪忽聞笑語花閒出兩美雙雙隄上立顧影低徊若有情月華如水秋衣濕對此蒼茫百感生憑將幽意託瑤琴冰絃掩抑焦桐語寫盡相如曲曲心最憐此際情難識半是躊躇半憐惜人影遙隨花影流芳心暗與琴心合羅帶風飄雲鬢斜分明咫尺隔天涯空教綠綺憐君意何處紅樓是妾家苦向篙師詳姓氏曲中暮雨依稀是衣香人影最魂消一葉扁舟歸去矣此時珠斗影闌干囊仕龍腰不再彈獨對銀蟾愁不語夜潮聲急海門寒歸舟載取新愁重玉釵惆悵牆東宋天風環珮蕩餘音

殘燈紅暈芙蓉夢夢魂彷彿向瑤臺依舊朦朧約步來涼月影中情縹緲萬花深處意徘徊花前月下還相見分將團扇遮嬌面自言天上謫仙人謝君深意空留戀雞聲喔喔動晨光一枕遊仙未許長自寫新詞憐蛺蝶空將錦字託鴛鴦從此段家橋畔路愁過當時鼓琴處滿地苔錢燕子飛桃花門巷迷崔護屈指相思秋復春鏡中眉黛畫中身祇應一片西泠月曾照微波解佩人我聞此言重太息世間萬事空陳迹花月姻緣事有無情禪參破成鴻雪我亦人間有半生花前曾解唱雙行月中人去琴聲悄一曲

長歌萬古情此詩刻入碧城仙館集中

唐竹莊

吳門唐竹莊名景煌本富家子因家事中落爲人販買人蔘往返瀋陽者凡數次而好爲詩著有出關詩草出塞云驅車出邊塞天地何茫茫四顧不見人千里塵沙黃橫視一氣中山海交青蒼北風裂地來沙礫皆飛揚嚴陽盛寒氣白日無晶光堅冰不可渡駑馬停彷徨區區衣食事驅我適遠方白雲自南來浩然思故鄉燕臺懷古云騎馬出遠郊落日天蒼皇經過碣石館不見燕昭王市駿得國士

報齊歸土疆迨後六國衰全秦獨横强丹雖寡謀識激烈志慨慷脫不拔逆鱗燕亦終淪亡至今易水上風色猶悲涼遙遙建國始布政流風長召伯有餘烈吾其思甘棠筆力沈雄直接漢魏非抽黃對白家所能道也登澄海樓云到此長城盡洪波入杳冥百蠻分島嶼一氣混空青故土思南國高樓俯北溟何當趁風色萬里獨揚舲度悽惶嶺至山海關望長城云策馬嶺雲高關門倚石牢千峯蟠朔漠一綫走臨洮樓角侵邊色城根撼海濤毎懷今古事不盡水滔滔宵征云肅肅戒征鞍蒼蒼夜色闌草枯風力勁

林靜月光寒邊柝宵爭發霜鐘曉未殘關心長路客於役
敢求安途中寒食云寒食青山下鶯花客路稀雲陰低古
戍柳色上征衣墟落新煙起溪橋夕照微那堪逢令節遊
子未忘歸登泰山云靈鎭東邦望秩崇嚴嚴岱岳荷神功
陰陽混合三元上齊魯青蒼一氣中碣石煙横霄漢紫扶
桑日曜海濤紅蓬萊宮闕分明近抗手羣仙欲御風山海
關云雄關特立勢嶒岏東北封疆此鬱蟠匝地海聲騰朔
漠極天山勢控辰韓龍沙積雪三邊白雁蹟風高萬里寒
牢落長征豪氣在重來躍馬問登壇吉林感懷云朝朝靜

對吉林峯迢遞音書意萬重知已向誰尋鮑叔小人有母愧茅容心依羌笛三邊月夢繞江楓半夜鐘鄉土不同時物換一樽濁酒度嚴冬皆慷慨激裂之音

牛次原

天津牛次原名坤中嘉慶己未進士乾隆壬子余初入京師即識之貌不甚揚而聰明絕世廣於交遊偶作詩亦清新可喜嘗記其臨清即事一首云幾樹垂楊官道斜不成村落野人家偶從三尺竹牆裏時露一枝山杏花晝永人稀初叱犢隴深麥淺不藏鴉仲春天氣寒猶峭想得江南

摘早茶

喪子

顧南雅學士視學雲南忽喪其子至於痛哭不輟廢寢忘餐余作詩慰之云亡羊當補牢喪馬勿輕逐君是南國才豈效西河哭不見東家翁有子俱碌碌不見西家子雖多何足齒酒囊飯袋奚以爲贓獲與臺亦如此人生擾擾無彭殤直是一夢炊黃粱百年長作牛馬走促促總爲兒孫忙吁嗟乎多男多累何時了有子不如無子好東門不哭增離憂伯道無兒少煩惱我聞青邱言君應傳眞詮惡兒

亦何須願得一子賢無災無悔到卿相昂然直上青雲巔

言過其實

贊美之辭往往言過其實東坡與米元章書云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淸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余觀元章露筋碑相論及五七言詩與其平時筆札殊無過人處今人但重其書法之神妙不暇計其詩文之工拙也元暉尤遜乃翁其奉勅審定晉唐名人墨蹟不過但書右某人書臣某鑑定恭跋數字從無一字論斷亦無一字考訂者乃知古人贊美不可盡信東坡贊人尚如此何況他人耶

滄江虹

滄江虹揚州阮雲臺宮保坐船也壬午六月　陛見出京道出邗上乘滄江虹直達洪都時宮保爲兩廣總督舟中賦詩云可是江天夜夜虹蒲帆一路月明中開窗遠接滄浪水振柁初回舶䑲風銀漢微明低入海匡廬深翠上連空米家書畫尋常事莫與雷家劍氣同是年九月余于役金陵亦乘此船宮保是詩尚在篷板上也又書四絕句於後云挂席滄江正好風舉頭西望水連空柁樓喜讀新詩句知是米家貫月虹兩岸衰楊水一灣蒼蒼都是六朝山

古來無數興亡事盡入寒濤暮靄閒蕭蕭蘆荻已深秋我比蘆花亦白頭三十餘年如一夢也將舊事付東流指點金陵話昔時白雲紅樹最相思故人猶有何戡在書寄羊城開府知

陳疋吾

陳疋吾名格前工部尚書文和公五世孫少工詩稿多散失秖記其感懷云桂花香冷露華新小院秋風伴客身料得今宵明月下一家團坐說征人留別云莫向臨岐折柳枝柳枝原不管相思人生難得惟知己天下傷心是別離

皆妙

浮簽

蔣礪堂相國以乾隆四十三年入泮時方十齡後中鄉榜成進士入翰林至道光五年大拜偶於舊篋中檢得童子試卷上浮簽一紙云蔣攸銛年十歲廂藍旗金文淵佐領下身小面白無鬚習易經坐東文場餘字第二號三十三字按此號在聚奎堂後會經堂席舍中也次年丙戌適典試禮闈復得至會經堂此紙之出若爲之先兆者相國因囑順天府學官將是年滿洲蒙古漢軍同進諸生名注明

旗籍彙爲一冊裝池而什襲之而請曹廬英諸相國題詩一時和者甚衆其明年丁亥相國出爲兩江總督是時延州張芥航先生爲南河河帥亦賦七律四章云童子掄科肇有唐羌無故實隸青緗詞林此日添佳話名紙多年悶古香身小已疑公輔器文成知噪鳳鸞翔十齡集泮何勞羨不朽勲猷紀太常綸閣平章贊　太清春風桃李又持衡撿來故紙呈符讖抱得初心荅　聖明舊地會經身再到髫齡譚易客皆驚蟬聯科第看雙鳳早注餘慶作瑞徵卌八春秋迹已陳當時片楮亦堪珍弄持可但同觿韘呵

護端疑有鬼神淡墨塡將年貫備錦褾裝就色香新朱文
記錄皆名貴鄭重留題老健身更憑若個話前游九十人
中第一流苦憶主司衡鑑好也教同學姓名留秀才本色
基台鼎元老深情託倡酬誰續摭言須記取宗臣韻事足
千秋

鹽雪山房藁

小湘公子名文焞內府正黃旗人以玉牒館議敘得知縣
未補缺道光已丑歲始出京師省其尊甫監督公於淮上
時余在袁浦節署遇之嘗以所著鹽雪山房藁見示從戎

曲云玉門關下飲葡萄霜氣稜稜逼戰袍醉後渾忘家萬里枕戈笑看月如刀沙場白骨積成山二十從戎老未還夜半驚聞傳羽檄將軍即刻破完顏深得唐人樂府遺意能暗用狄青故事尤妙又紀夢二絕云春來心事等飛鷗夢到青溪舊酒樓滿樹桃花人不見斜陽紅暎碧波流夾岸垂楊風動搖醒時轉側尚魂消分明記得溪頭路杖策聽鶯過板橋亦復清新有味可補　熙朝雅頌之遺

題壁詩

嘉慶庚午秋偶過燕子磯山亭蔓草侵階頹垣欲倒見粉

牆上有七絶一首云垂垂楊柳碧山嵌風捲楊花上客帆燕子無家飛不起半江絲雨濕春衫後無姓名不知誰作隔三四年復過其處則修葺一新此詩尙未抹去豈巧者亦知詩耶

有人過邯鄲見題壁云生死世間原草草功名夢裏太忩忩不如歸去滄江上醉倒花香鳥語中又京口題壁云滿篷飛雪覺春寒怪底停舟縮頸看似此風波公莫渡不如歸去老江干兩詩皆用不如歸去可見出門者有何意味而必欲朝秦莫楚何耶淸江浦已近東省凡小民廬舍大

半皆以蘆荻爲之道光辛卯歲四五月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民房半皆漂沒有旅客題壁云盲風怪雨日縱橫紙閣蘆簾拽水行堪笑主人同客窘一時攜手入愁城旅寓之苦如此尤不堪以一日居也高季迪詩云富老不如貧少美遊不如惡歸可爲久客者誦之

題壁詩鮮有佳者有不寐詩云夜永寒偏覺迢迢送遠更朔風何凜冽殘月轉凄清失學羞言祿無田莫問耕曉來翻欲臥曙色半窗明讀其詩全是天籟後題秋舫山人不知誰氏

釋道詩

釋道詩最易工何也以其所居境界清閒力學甚易也亦最難工何也自幼披剃卽讀經懺誰能以經史子集貫於胸中哉若讀書人半路出家自有不得已之事卽有一二詩篇亦必寫其牢騷抑鬱而終非釋道之詩也記月存和尚題張憶娘簪花圖云他年得入維摩室不許簪花許散花乃爲得體若祥上人之水藻半浮苔半濕浣紗人去不多時佛奝之魚亦憐儂水中影悞他爭唼鬢邊花句雖新乃色鬼語尙得爲釋道耶

有青螺庵容僧名量周者貌甚惡俗惟念佛而已一日有諸名士集庵中作詩社賦梅花詩輕視此僧不之顧量周忽技癢求分韻得音字云幾被霜侵與雪侵孤根留得到而今誰於冷處垂青眼只合空山抱素心茆屋風高門正掩板橋凍折路難尋稜稜莫謂無相識曾有何郎爲賞音諸名士皆垂頭喪氣爲之擱筆

余偶見禪鑑僧詠四皓云因秦生白髮爲漢出青山一聯甚妙又墨禪師盤山詩云一鳥墮寒翠千峯明夕陽隆光師卽景云水繞柴門碧花欹釣檻紅又雨後云返照一條

溪畔路晴雲幾壘畫中山皆僧道中不可得之句也

閨秀詩

沈佩玉夫人葉中丞世倬孫媳克昌孝廉室也有月下睡起云蛩唫深夜月人臥一庭花十字頗為士林傳誦又云四壁蟲聲秋已老半窗月色夜如年清明有懷云走馬路迷紅杏雨啼鶯聲斷綠楊煙

虞山女史邵秋士名廣仁五六歲時祖母蘇太恭人授以詩即能吟誦後歸仁和家小謝廷熉為謝庵吏部之媳卒年二十六有詠白秋海棠云閑房寂寂掩重門相伴冰肌

玉一盆涼月西風成獨對花光人影共消魂頗多慘淡
清態絕去嫣紅點染痕糙閣不須銀燭照斜陽亭院未黃
昏題黃仲則悔存齋詩稿後云纔去愁魔又病魔詩人心
力漸消磨才如李賀天還忌哭比唐衢淚更多入坐無言
惟嬾慢挑燈有得費吟哦吾家衣鉢相傳後自注仲則先生曾受業於
先伯祖
叔止公彩筆從今嘆逝波著有吟秋閣遺稿吳山尊學士
爲之序
吳筠字湘屏號畹芬上虞學博吳竹溪季女適嘉興李杏
村孝廉貽德杏村好學擅詩歌畹芬相與唱酬常欲出杏

村上有句贈杏村云柳絮因風傳謝女梅花何福作林妻其風致可想見也

余以癸酉年春卜居翁家莊相傳爲翁司寇叔元舊宅也嘗作七律四首自寫胸臆一時和者至數十家字字珠璣不能盡錄周昜齋太守押門字韻云虞山拱笏青延屋春水如油綠到門袁茂才治押仙字云不求聞達寧非福得聚妻孥便是仙席上舍世楠押肩字云莫將清福看如水好去紅塵息此肩陳上舍栢慈炌云載酒定多人問字司花應遣鶴看門又云已逢叔度思投轄乍見洪厓笑拍肩

皆名句也惟第一首悲字最難押如王艾軒之得完太琛非容易一瑣名韁便可悲袁茂才之邱壑從心容我嬾煙花過眼替人悲俱妙陳柘慈爲伯恭學士之長君其夫人王氏名崑藻號綺思華亭人所和四首尤爲絕妙附錄於此其一云軟紅撲面復何爲收拾歸心上釣絲已卜鶯遷酬燕喜何勞鶴怨與猿悲高情陶令營三徑妙喻莊生戀一枝看盡稻花香十里耦耕生計未嫌遲其二云振衣千仞恥徒論占得臨溪郭外村豈爲逃名辭越水偶因長嘯寄蘇門緩歌漫弔前朝蹟風雅能歸異代孫定有新詩吟

白紵清樽檀板付桃根其三云小住吳中隔一牆僦居何幸近華堂花開綺陌青春短燕蹴晶簾白日長落紙乍驚詩筆健當歌不厭酒杯忙請看袞袞登臺者可有閒情把玉觴其四云才名夙昔動幽燕瞥眼星霜歷廿年筆陣鏗王無敵手譚鋒荀陸本齊肩早趨朱邸稱詞客晚臥滄江作散仙最是撐腸五千卷一甌茶熟正高眠

沈粲石夫人名穀嘉興人父山漁明經諱光春故禾中宿學著有醉墨齋詩集母許氏諱英號梅村著有清芬閣吟稾粲石少學詩於明經旋學畫於母氏而又與其弟西雍

太守相切磋一時有左太沖貴嬪之目著有白雲洞天詩一卷出塞曲云漢王不輕戰命將守塞口行行日已遠夜夜驚刁斗丈夫重意氣君恩故難負日落塵沙昏身當三軍首大破强胡膽執馘獻我后功繪麒麟閣名垂千載後中興四將歌云中興有四將韓岳乃可稱張劉何爲者而亦居其名張驕劉惰不足道握兵乃比韓岳早韓岳自是生死臣金牌痛哭騎驢老圖其像者劉松年笑他亦廁韓岳閒此圖傳之萬禩古論功論罪俱昭然吁嗟乎張劉地下如有知請看靈巖西湖兩墓定國元勳碑題劉阮入天

台圖云做到神仙便有情會仙石上訂三生重遊未必來時路幾樹桃花照眼明春遊云知我春遊天乍晴鳥啼花落踏春行雲山佳處眞如畫一幅生綃寫不成閩鄰曲云歌聲宛轉是誰家自啟珠簾月半斜聽到四絃淒絕處一庭銀海浸梨花皆妙

李瑶字瑤圃嘉興人明經李金瀾姊也適同里太學生張芝之梁芝梁貧不能治生終年館於外瑤圃親操井臼奉姑教子之外輒喜吟詠著有倚閣吟百餘首嘉慶戊辰正月忽有別外子詩云卅載虀鹽甘澹泊一肯風雪了因緣是

夕死

虞山王雲上名岱能詩家素貧常出門負米其夫人席氏

亦工吟咏有愁連雙鬟改貧覺一身多之何傳誦藝林

合肥女史趙景淑字筠涓少有夙慧喜讀書嘗集古今名

媛四百餘人各爲小傳題曰壼史又著香匳雜考一卷徵

引詳博至於韻語特其餘事耳其論本朝詩則取王阮

亭李丹壑一派而不喜明七子輒效李長吉蓋天性然也

記其舟中聞雁一首云柁樓不寐寒燈挑愁聽征雁聲嗷

嗷西風穿林霜月小北斗插地秋天高羈臣海上魂應斷

獨客天涯渺河漢秪有漁舟自在眠空江影落寒星亂又

湖上弔韓蘄王云君相籌邊只議和北來鼙鼓震關河小

朝已定紅羊刼大將空悲白雁歌三字獄成同調少兩宮

讐在痛心多江山滿眼都殘闕忍向西湖策蹇過慷慨沈

雄能寫出蘄王一生心事則又絶去阮亭蹊徑矣没時纔

廿四尚未字人惜哉

蒙城張麗坡將軍好風雅嘗爲江蘇撫標中軍參將有女

公子名襄號雲裳者年十餘齡卽能詩不三四年著書盈

尺矣有錦槎軒詩集十卷各體俱備擬古別離云漠漠寒

上雲渺渺榆林樹青山幾萬重一別從茲去前程尙模糊安問歸時路風雪滿征衣今宵宿何處遊山云指點青山郭眞堪作畫圖心隨流水逝目送片雲孤樹色分朝暮山光乍有無歸來忘遠近喜不藉人扶擬岳大將軍鍾琪奉詔起征金川留別故人之作一首云未許身閒水石閒九重恩詔起衰顏蔣侯已擬長閒徑李廣無端又出山老別那能期後會壯行原不計生還卻憐舊雨紛紛集亂樹寒雲擁劍關乍拋釣艇脫羊裘共唱陽關賦遠遊憐我已成強弩末感君還望大刀頭牙旗影落邊城月箄築聲高

絕塞秋此去百蠻應見笑邯鄲夢裡又封侯公常有句云只因未了塵寰事又作封侯夢一場　春日閒居云深閨夢短思悠悠爲怯春寒懶下樓自笑年來嬌養慣滿簾紅日未梳頭七言如穿雲慣舞雙龍劍踏月能開十石弓捲起湘簾看寶劍燒殘銀燭讀陰符俱有穿雲裂石之聲眞將家子也

自古婦人工詩畫者甚多而能評論古今作詩話者絕少如皋有熊澹仙夫人者名璉苦節一生老而好學嘗著詩話四卷其略云詩本性情如松間之風石上之泉觸之成聲自然天籟古人用筆各有妙處不可別執一見棄此尙

彼又云詩境即畫境也畫宜峭詩亦宜峭詩宜曲畫亦宜曲詩宜遠畫亦宜遠風神氣骨都從興到故昔人謂畫中有詩詩中有畫也澹仙詩詞俱妙出於性靈題黃月溪乞食圖云田園蕩盡故交稀舞榭歌筵一夢非未必相逢皆白眼憑他黃犬吠鶉衣借題發揮罵盡世人澹仙又有感悼詞數十首集曰長恨編類皆爲閨中薄命者作也未能全錄茲僅記其題辭金縷曲一闋云薄命千般苦極堪哀生生死死情癡何補多少幽貞人未識蘭蕙香消荒圃埋不了茫茫黃土花落鵑啼悽欲絕剪輕綃那是招魂處靜

裏把芳名數　同聲二哭三生誤恁無端聰明磨折無分
今古憐色憐才憑弔裏望斷天風海霧未全入江郎恨賦
我爲紅顏頻吐氣拂霜毫塡盡淒涼譜閨中怨從誰訴
吳藻字蘋香仁和人著有蘋香詞長短調俱絶妙實今之
李易安也記其有虞美人一闋云風裯八尺玲瓏展午睡
何曾慣自煎湯藥倦攤書長日如年强半病消除綠沈瓜
是淸涼飲熱惱須臾盡斜陽偏到小窗紅爭得階前添種
碧梧桐曉窗睡起簾初卷十指寒如剪昨宵疏雨昨宵風
無數海棠搖得可憐紅分明人也因花病幾度慵看鏡日

高猶是不梳頭只聽喃喃燕子話春愁清平樂二首云一
庭苦雨送了秋歸去只有詩情無着處散入碧雲紅樹黃
昏月冷煙愁湘簾不下銀鉤今夜夢隨風度忍寒飛上瓊
樓彎彎月子偏照深閨裏病骨闌珊扶不起秖把紗窗深
閉幾家銀燭金荷幾人檀板笙歌一樣黃昏院落傷心誰
似儂多可想見其心事矣蘋香尤多穎悟心境甚達記其
金縷曲後半首云心情漸覺今非昨看庭前殘紅滿地又
添離索狼藉胭脂香粉散多半隔宵風惡因悟到人生榮
落回首繁華原若夢再休提我命如花薄茵與溷偶然錯

讀之令人下淚

任蘊昭字夢檀嘉興人生數月而孤六歲復失恃育于祖母姚幼聰慧耽書史倚兩姑習女紅分題拈韻調笑爲樂年十九嫁同邑諸生陸少枚頗高其才歸時有別兩姑詩云分手各無言惟有淚如雨寄語世間人生男莫生女生男離別少生女別離多鼓吹喧滿堂行矣將如何頗有古樂府音節少枚遊學廣陵夢檀食貧自若不數年而沒云

二十七

畢秋帆先生購得朱長文樂圃不過千金沒後未幾有

旨抄其家產園已造爲家廟例不入官一家眷屬盡居圃中近亦荒廢不治無有過之者有女史胡智珠題壁一絕云清池峭石古亭臺深鎖園扉晝不開此日恰逢搖落後花時悔我未曾來智珠又有詠蠶豆云花開低傍麦畦邊面面匀圓結實鮮且喜嘗新共櫻笋正當四月養蠶天燈謎詞云胸中不必多書卷只要聰明悟得來不即不離清新有味其女淑慧號定生亦能詩

國初王文簡公嘗爲揚州推官提唱風雅極一時之盛後盧雅雨先生爲兩淮轉運使在平山堂篠園築三賢祠以

歐蘇兩文忠配以文簡四方遊客每來謁祠輙有議論以文簡尙不稱與歐蘇同祀也近復移三賢祠於桃花菴又以汀州伊墨卿太守附入爲四賢者嘉慶己卯六月有蓮因女史過祠下題壁云誰人于此祀三賢風雅騷壇有後先堪笑揚州花月地不知水部與樊川語中帶刺頗見心思

做詩阿娘

長洲蔣竹浦封翁尊慈陳太淑人用一嫗素不識字而喜吟詩時贈公容齋暨其兄辛齋兩先生塤箎唱和殆無虛

日此嫗每從門屏竊聽有明白易解者輒記不忘久之亦能自爲詩中秋無月云最怕中秋風雨來人家佇月尚徘徊七齡小姐癡憨甚拜祝天門兩扇開用唐人七歲女子賦詩事尤典切後辛齋以病癈長臥牀褥知嫗能詩召而詢之適榻前有佛手柑二枚置于几上指以爲題嫗應聲云十指拳拳不肯開掌中定捧寸珠來何緣得近詩人榻香氣還宜問蠟梅時有婢名蠟梅者亦侍于旁蓋戲之也辛齋爲之歎賞給以吳綾一端笑謂容齋曰此嫗可匹鄭婢初宅中婢僕素輕嫗以爲癡及見主人優禮咸呼之曰

做詩阿娘阿娘又有句云讀書盼望爲官早畢竟爲官遜讀書亦妙

穆慶能爲駢體文

嘉慶初吳門蔣氏玉照堂有小僕穆慶者喜爲駢體文許穆堂侍御偶過其家聞鸚鵡能言春日晴和新鶯百轉秋風蕭瑟病蝶孤飛詢之乃穆慶所撰也

優伶能解韻語

近日優伶中亦有能解韻語者陸畹卿云吟詩忘月出弄酒喜更長潘映蓮云愁至聞歌解花開晤別難顧蓉卿云

日暮揚鞭疲馬倦更深擊柝素娥來有沈文振者曾搭集

秀班能書仿松雪天冠山詩尤奇